

恩 福

BLESSINGS

信仰在文化落實 文化藉信仰更新
Christian Faith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V.23 N.4 總 89 2023/10

重振以基督為核心的教育力量 P.2

Revitalize the Education Centered Around Christ

出黑暗入光明——王明旭醫師的信仰之旅 P.7

From Darkness to Sight: Dr. Ming Wang's Journey of Faith



耶穌與墨子在近代中國的相遇（2之1） P.15

The Encounter of Jesus and Mozi
in Modern China (1/2)

飛越千山來相會，家人聚首愛相隨 P.26

Flying Over a Thousand Mountains to Reunite,
Family Gathering with Love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二十二6）

目錄 Contents

時代話題 *Current Issues*

- 重振以基督為核心的教育力量 2
Revitalize the Education Centered
Around Christ 劉良淑
- 我是誰?——擁抱創造主所賦予的性別 封底
Who Am I? Embracing the Gender
Bestowed by the Creator 程嫣兒

人物專訪 *Exclusive Interview*

- 出黑暗入光明——王明旭醫師的
信仰之旅 7
From Darkness to Sight: Dr. Ming Wang's
Journey of Faith 陳宗清

新視野 *New Perspectives*

- 所多瑪被烈火毀滅的考古證據 12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f the
Destruction of Sodom by Fire 唐理明
- 耶穌與墨子在近代中國的相遇(2之1) 15
The Encounter of Jesus and Mozi
in Modern China (1/2) 黃蕉風
- 從社會制度看人性 18
Examining Human Nature Through
Social Systems 饒孝柏
- 苦難中的英雄盼望 (2之2) 21
Hero's Hope in the midst of Suffering (2/2) 木白

報導與見證 *Events & Testimony*

- 陰雲變晴天, 風雨生信心 24
Clearing Skies from Dark Clouds,
Building Faith through Wind and Rain 笛子
- 飛越千山來相會, 家人聚首愛相隨 26
Flying Over a Thousand Mountains to
Reunite, Family Gathering with Love 恩福家人

恩福

Blessings, Vol. 23, No. 4, October 2023
Published quarterly by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2023年10月 第二十三卷第四期 總89
出版者: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ISSN# 1543-0936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Managing Editor: Yan Cheng
Contributing Editor: Liang-Shwu Chen, Zhiqiu Xu
Proofreading: Ling Tian
Administrator: Abby Chen
Cover Designer: Hsiu-Hui Hsiao
會長 / 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程 嫣
特約編輯 劉良淑、徐志秋
校對 田 玲
行政 陳薇如
封面設計 蕭秀慧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 文責作者自負, 立場不代表本刊。
本刊保留文章版權, 歡迎轉載, 請先來信通知。

本刊自由索閱, 建議奉獻: \$20 (一年四期)

索閱單, 請影印本期第23頁

奉獻支票抬頭請寫: BCMF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網上奉獻: <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Zelle奉獻: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E-mail: enfu1994@gmail.com

Tel.: (949) 556-3033

Website: <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本刊紙版只在美國與台灣發行

其他地區請利用恩福網站觀看, 不便之處請見諒:

<https://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magazines/>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CMF

異象 福音轉化中華魂 真道重建世界觀

信仰 本使團篤信聖經為真神啟示, 原稿毫無錯誤, 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 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近日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董事 朱漢同、蕭康、許蒙惠、陳宗清、蘇文峰、陳永昌、陳惠琬、陳愛光
劉哲沛、郭英調、許基康、徐志秋

終身志工 駱傑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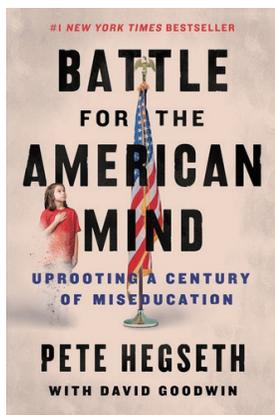
Our Vision: The Gospel Transforming Chinese Soul
The Bible Reconstructing Chinese Worldview

Our Confession:

We accept the Bible as the inerrant revelation of God, guiding faith and living. We also accept the creeds of the early churches and the evangelical confessions.

重振 以基督為核心 的教育力量

劉良淑



本書部分內容提供者古德溫 (David Goodwin)，自小就讀公立學校，在州立大學畢業後任職於惠普公司，作市場調查，跑遍歐美各地。1994年他首次接觸到經典基督教教育 (Classical Christian Education，以下簡稱CCE)，非常驚豔；2003年即全職投入這類學校的建造。

執筆作者赫格塞特 (Peter Hegseth) 是位媒體人，有軍事背景，對美國近兩個世紀的政治探索很深。因著本身生命的破碎，他看出美國問題的嚴重性，並認為：美國文化衰落，主要的原因之一為教育界被進步人士壟斷，導致孩子們從小被左派洗腦，逐漸眼中無神、反對傳統、竄改歷史、混亂性別。公立學校再也無法培養出追求理性與美德、奇妙和美麗的公民。



他認識古德溫之後，兩人一拍即合，因而携手共寫此書。他們認為，如今有同樣見解的家長必須同心協力，另建一套美好的教育體制來培養下一代，美國的未來才有希望。

一萬六千小時的戰爭

上課鈴響起，讀效忠誓詞，七堂課，經驗豐富的老師，最新的教學法。在美國的中小學，這很正常，不是嗎？但以上所描述的，其實是「進步派」的教育方式！

一百多年前，進步派就開始取消學校的一些科目。以後公立學校更逐漸被左派控制，每況愈下，以致淪落到今天被全盤把持的地步。2020年新冠疫情之後，美國的教育更是完全脫軌。

學校裡盛行教導：白人是應該被推翻的特權；美國立國的年代應該是黑人被帶到美洲的1619年；對性別要重新定義；人類的命運由氣候決定；等等。孩子們變成反傳統的一代，因為他們染上了在美國流行的社會病毒——「覺醒文化」(woke movement)，我們不妨稱之為「新冠1619」！這病毒正以閃電般的速度傳染全美。

困惑的家長開始問：學校在教什麼？一些媒體也注意到這現象。地方和全國的組織開始成立，嘗試要藉立法來廢止批判式種族理論。然而許多學校卻不以為意，認為這些只不過是學派理論，應該開放討論。但若有人挺身與之抗衡，卻必然遭受打壓、噤聲與封口。

2021年6月，一位曾為朝鮮人、13歲來美國的女孩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她說，現在的長春藤大學壓制言論的作法，「連朝鮮都沒有這麼過份。」朝鮮是用集中營來壓制異議人士，美國菁英則用取

思想的戰場不僅在課室而已。書店的孩童書籍、電視、電影、社群媒體，全是左派的宣傳。The battleground of ideas is not confined to the classroom alone. Children's books in bookstores, television, movies, and social media are all platforms for left-wing propaganda.

消、邊緣化、貼標籤等方式來對付異己。再這樣下去，美國的未來將和朝鮮一樣暗淡。

公立學校對美國大眾方便又熟悉，並且不付費。但其實那是一個戰場——思想的戰場。一百多年前，傳統理念還佔上方；但在左派陣營多年的謀劃和進攻之下，保守派節節敗退，目前幾乎已無立足之地。覺醒文化、社會正義那一套，在幼兒園的教材中就出現了，甚至從最基本的字母教導開始。

從幼兒園到高中，孩子們在課室的一萬六千小時成了進步派的囊中之物。譬如，他們被灌輸：性別可以改變，性別認知有流動性，要留意同性的吸引。思想尚幼嫩的他們有何能力抗拒？在進大學之前，他們就徹底被洗腦了。

思想戰爭的全面性

思想的戰場不僅在課室而已。書店的孩童書籍、電視、電影、社群媒體，全是左派的宣傳。美國實際上已被左派文化全面滲透。

林肯曾寫道：「一代人的課堂哲學，會變成下一代人的政治哲學。」但這句話還不夠完整。事實是：政治是文化的下游，而文化是宗教的下游。一代人的教會力量，會變成下一代人的文化力量；然後才成為課堂哲學，進而塑造下一代的政治哲學。

美國的文化根源本來立基於猶太—基督教的信仰。但如今基督信仰普遍式微，上教堂的人數大幅下降。由左派掌握的課堂充斥著反基督、反美國、反西方的教導。若情況沒有轉變，美國的文化不久就必定與百年之前背道而馳。

目前有信仰的美國大眾尚居多數，但整個教育體系和社會氛圍卻與他們為敵。倘若真實信主的人能明瞭局勢，警覺起來，採取行動，基督徒的人數還足以讓國家的方向反轉。

我們必須認識，這場思想的爭奪戰非常艱難，甚至將十分慘烈。作戰的範圍涉及各個家庭、教會、社區、教委、立法機構。不但需要有先知卓見的帶領者，更需要有人願意犧牲，全然投入。

局部的抗拒行動不是答案

多年前作者讀小學時，學校推出「尋索」(Quest)課程，美其名曰讓孩子認識自己。但作者的母親看出，這課程的教導模式其實是左派那一套，因而極不贊同。她在家長會中表達反對意見，後來有些家長認同她的看法。但到最後，校方仍照樣推動，她的努力只能做到讓自己的孩子不參與課程。

想要在家長會裡藉抗議產生影響，無異於以卵擊石。近些年，有些基督徒嘗試爭取進入校委會，但其實校委會的力量也不大，教師工會才是課程最後的控制者。

美國的公立學校體系規模龐大。舉個例子，美國最大的交通系統不在紐約大都會，而是五十萬輛載送學生的校車！教師工會是美國最大的工會。法律規定孩子必須上學，而90%的美國孩子正在接受進步派所掌握的教育，對此卻很少有人提出質疑。

如今，四年級的學生拿到問卷，被要求界定自己的性別——而且不能問家長的意見。即使他們看不懂題目的意思，也不能問。這類事讓我們再度看到「新冠 1619」的破壞力之大。左派掌握著老師、工會，家長會被迫中立，教育界害怕覺醒運動。保守派和基督徒被四面包圍。美國還有希望嗎？

幸好，真理的生命還流淌在一些美國人的血脈裡。中產階層——不是菁英分子——仍然傾向那些已被遺忘的原則，要追隨永恆不變的智慧。

佔據領導高地

1922年，蘇聯之父列寧提出一個策略，稱之為「領導高地」(commanding heights)。當時蘇維埃經濟動盪，他建議的解決方法為：在地方上容許小規模的資本活動，但國家主要的經濟(如，鋼鐵、製造、能源)則由政府掌控。這招頗管用，穩定了蘇聯搖搖欲墜的局面。馬克思主義者從此很擅長使用「領導高地」這個軍事術語。

美國的進步派佔領了一個重要的「領導高地」，就是掌控孩子們思想和感情的教育制度。他們明白：社會控制遠比經濟控制更有能力。他們所用的手段十分詭譎，表面似乎無害而且合理，但本質上卻完全顛覆了原先的課程內容。

譬如，「新冠1619」雖是眾目可見，但美國的左派卻大言不慚地說：沒這回事。兩個最大的教師工會——美國教師聯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和國家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直接否認課堂上所教導的是批判式種族理論

(CRT, Critical Race Theory)。他們宣稱，這些課程不過是在教導孩子們追求「多樣、平等和包容」



中小學生的家長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這種教育主流，就像拿著玩具槍來對付擁有機關槍的敵方陣營。Parents of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ho want to resist this mainstream education by their own efforts are like trying to combat the opposing forces armed with machine guns while holding toy guns.

(DEI, 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美國許多大企業、高等教育、媒體和軍隊也和他們口徑一致。馬克思分子最擅長用言語來包裝。其實他們所否認的事，正是他們積極在做的事。

左派教育人士把「課程」和「教學法」的差異掩蓋起來。後者是指教導的方法、實踐和目標；前者是指所教的內容。而被他們把玩在手的則是後者。譯為「教學法」的英文pedagogy來自希臘字根paideia，而這個字沒有直接的英譯。Pedagogy的意思是：一位領導人帶著學生，教導他們態度、學問和德性。現在這字被簡化成「教學法」。而paideia可以定義為「文化化」，即：以一種文化來塑造學生。本文以下將這字譯為「教化」。

左派擅於用術語來混淆，讓人不知不覺跟著走，因為無法作出分辨。如：公平還是平等（equity or equality）？種族主義還是反種族主義（racism or anti-racism）？性還是性別（sex or gender）？很多成人都分不清，更何況孩子。

這種灌輸的目標，其實並非要廢除種族主義、爭取平等、或自己認定性別，而是要解構所有的事。它所針對的，不僅是美國的立國原則，更是普通家庭與信仰的根基；而終極目標是要能掌控下一代的思想與行為。

最近幾年的民調顯示，年輕的美國人中，許多人認為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好些國家比美國更好；相信無神論的是上一代的兩倍。可見進步派已經佔據了領導高地——教育，以致能引導所有的方向。

玩具手槍沒用

奧巴馬總統所簽署的教育倡議「共同核心國家標準」，於2010年被採用，促成了全國課程和教學法的一致化。凡是接納新標準的州，就得到數百萬的聯邦經費。如今僅有少數幾州沒有接納這個標準；而傳統的SAT大學入學考則全被忽視。

鑽研西方文明研究的葛拉巴爾（Mary Grabar）教授如此總結「共同核心」的目標：「『共同核心』是極左的規劃，……是1619工程所要推出的。……它假借了『共同課程』的名義，而真正的企圖是要推翻傳統的教導。」

共同核心課程移除了傳統上教導孩子道德與愛國主義的書

籍，取而代之的是報紙或網站上的文章。教師被要求，按照新網站的課綱來教導；而其中大部分內容的立場是反美國、反家庭、反科學、反真理的。

激進的政治學教授津恩（Howard Zinn）1980年出版的《美國人民的歷史》（*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成了許多學校的教科書。他持反美立場，贊同社會主義，常把美國刻劃為邪惡國家。他所提倡的教育工程，現在已成主流。

中小學生的家長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這種教育主流，就像拿著玩具槍來對付擁有機關槍的敵方陣營。他們想要贏過教師工會，完全沒有勝算。

信仰與教化

「人是什麼？」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會成為一個文明發展的根源。希臘人以為，人可以藉著「道」與形而上的世界聯繫；羅馬人征服希臘化的世界後，又接受了基督教，以耶穌為神的「道」。於是西方基督教世界認為，人具有神的形象，然而墮落了，神藉賜下耶穌，預備了救贖之恩。

「教化」（paideia）這個字的含義即是：一個孩子的教養、模塑和教育。教化是思想、情感，世界大敘事的藍圖；它塑形了文化。經典基督教教育（CCE）以聖經為根基，創造出獨特的「教化」。這樣的教化導致「民治」制度的出現，成為美國立國的根基。美國自立國以來，透過家庭、學校、教會三個管道來施行「教化」。三四代之前，美國文化的表現為：看重家庭完整、社區關懷、生活勤儉、公民道德，令許多國家羨慕。

但大約一百年前，美國的走向被一群執著的「進步人士」刻意扭轉。他們對人有另一種看法：人只不過是自然進化的巔峰產物。他們提倡無神的「人文主義」。結果，現代美國年輕一代的文化主流變成：個人選擇、自我中心、追隨潮流、闖蕩天下、重視前途。

阿富汗失敗的例子

美國在阿富汗投入二十年，卻以羞辱的撤離告終。塔利班重回統治。曾經，阿富汗有了民主，甚至婦女也可投票。但很快，這種光景便如海市蜃樓，突然之間消失。

作者赫格塞特在美軍任職時，曾在阿富汗擔任反顛覆教官，專門研究塔利班的叛亂策略，並且想方設法要讓新的阿富汗軍隊、警察和政治模式為一般民眾接受。然而，當時美方的作法顯然錯失了重點。



撤退只是第一步。接下來要進行重新組合，並藉著建造另一種教育模式來加強實力。Retreat is just the first step. Next comes the process of reorganization, and strengthening one's position by constructing an alternative educational model.

塔利班深諳當地的文化、價值和教育，換言之，就是阿富汗人的教化。美國人在當地僅停留了二十年，就以為所宣導的民主制度可以取代阿富汗的核心教化，這無異於痴心妄想，註定會失敗。

學校的重要

美國立國之後，以基督徒佔多數的民眾盡力建優質的學校，目的是按照耶穌的教訓「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但這種教育在十九世紀末便終止了。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杜塔特（Ross Douthat）指出：「從十九世紀到1950年代之間，美國的大學逐漸變質，從傳播知識變成為運用技術來管控的統治階層預備人才。」然而，大學還不是思想的兵家必爭之地。一些更具慧眼的保守派思想家（如C. S. Lewis, G. K. Chesterton, Dorothy Sayers, Robert Hutchins）指出：幼兒園到高中才是更重要的戰場。

美國的進步派早有自己的理論基礎。他們知道，首要的工作是廢除基督教的教化；而幼兒園到高中的課室便是動手的地方。對最幼小的孩子進行教化，是進步派要贏得的頭獎。經過一百多年，他們幾乎已完全得逞。

經典基督教教育

如果你來到今天的經典基督教學校，你會看和公立學校截然不同的光景。孩子們穿著制服，禮貌地和賓客打招呼，教室裡秩序井然，室內佈置甚有品味，學習的氣氛歡樂又投入，拉丁文不時會出現，同聲背誦的內容包括聖經和中世紀的偉大作品。

經典基督教教育最深的目標，是要培育基督徒的智慧和美德。每個科目都會提到神，因為神是所有真理之根。

在CCE學校，牆上、走廊、書籍、表演的戲服，處處都見歷史。沒有一個信仰像基督教一樣，在歷史上經得起考驗，在知識體系內可以整合一切——歷史、文學、語言、哲學、神學、科學、藝術、數學、音樂等。

在CCE的初中，孩子們會學到經典與偉大的思想。古今的學說並排比較，且與聖經的真理互動，目標是訓練孩子們的思想，對各種理念都能慎思明辨。

經典基督教教育的核心可分七方面。前三方面為：語法、邏輯和修辭。它們會塑造孩子們成為熱愛思想與學習、且具表達力的領袖。一至六年級以

語法為主，七至九年級以邏輯為主，十至十二年級以修辭為主。

後四方面為：算術（研究數字）、幾何（研究空間）、音樂（研究節奏與比例）、天文（研究動力）。它們是對真實世界的研究，透過探究大自然，來探索神的智慧。

學習拉丁文是必要的。因為英文大約 65%源自拉丁文。科學、法律、醫學等學術用語更倚重拉丁文。對拉丁文的了解，可以把學習其他學科的困難降低一半。

CCE是一套合一的教育，以基督信仰為根基。在這個模式裡，基督教並不是添加的另一個科目，而是融合在各學科之中。



美國思想戰場的評估

打仗必須知己知彼。當敵方居於絕對優勢，但我方尚未全軍覆沒時，該怎麼辦？有經驗的將領會下令：「撤退！」為的是保留實力。然後我方再採取「以小博大」的戰略，東山再起。

許多基督徒家長知道公立學校充斥左派思想，卻束手無策。其實，當前最好的解決方案，就是退出公立學校和所有與「覺醒」運動沾邊的學校（包括採用其教材的基督教或天主教學校）。因為我們在那個戰場中贏不了。

撤退只是第一步。接下來要進行重新組合，並藉著建造另一種教育模式來加強實力。最後，則以立基於自由與信仰的學校體系，來取代敵方的權力架構。

感恩的是，這種東山再起的勢頭已經開始。1970年，美國還沒有一所經典基督教教育的學校。1981年，《規範與高貴》（*Norms and Nobility: A Treatise on Education*）一書出版，呼籲重建這樣的學校。同一時間，印州的格林朗市（Greenlawn）出現了採用CCE的「三一學校」。堪州、愛州陸續

不要再讓孩子踏入進步派的學校。請參與這惟一能挽救美國和基督教思想的運動！
Do not allow your children to enter progressive schools any longer. Please get involved in this movement, which is the only way to save America and Christian ideology!

有類似學校建立。

1999年，《訓練有素的心思》（*The Well-Trained Mind*）一書出版，推動建立基督教家庭學校。其後更多書出版，更多學校開始。這些學校開始集結，一年一度的「經典基督教學校大會（ACCS）」不斷成長。2002年，全美約有125所CCE學校，共約17,420位學生。2012年，數目翻倍。2020年，學生已達五萬人。到本書寫作的2022年，則達六萬人，共約三百所學校。

反敗為勝三階段

最有叛亂經驗的毛澤東曾解析，奪取政權之路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是組織和預備階段，包括組建小組，吸收新成員，建立地下聯絡網。第二階段是游擊戰，包括定點破壞，推翻地方當權者，並建立取代架構。第三階段為全面戰爭，包括爭奪掌權，達到政治目標，打敗敵人。

美國在阿富汗的挫敗經驗，所經歷的過程也相仿。塔利班用了十年時間，從第一階段進入第二階段，但很快就轉成第三階段。

以下是經典基督教教育東山再起的可能樣貌。

第一階段：如今我們已經處於這階段的中期到晚期，因為已經有一些學校建立，也結成了網絡，不過這些都需要成長。我們需要更多CCE的學生、學校，並擴大現有學校的規模，也需要籌措充裕的經費。許多人還不知道有CCE存在；更有人以為CCE是落伍的模式，這種觀念必須藉著加強信息傳播來改變。

第二階段：當CCE的學校網絡愈來愈壯大，許多畢業生進入大學和社會，我們就可以進入這一階段，向現有教育體系的適用性、合法性、霸道性發出挑戰。這階段的關鍵是：推動各州和聯邦實施全民教育稅收抵免。

2018至19年，公立中小學每個學生平均的支出是\$13,187。若孩子轉校時，可以從政府領回同樣數額的錢（目前若轉校，則完全需要自費），很可能會有一大批家長願意將孩子送到CCE的學校（這些學校現今的學費平均低於\$13,000）。

同時我們需要建構經典大學，設計經典學習的考試方法（Classic Learning Test），建立與現今教育體系堪較量的整套制度。第二階段可能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度過。

第三階段：整個公立學校系統被改頭換面，稅收抵免全面實施，CCE成為美國教育的主流。到那時，美國將會出現得自由的一代，他們愛神、愛自

由、尋求智慧與德性，並能主導未來。

不能坐以待斃

我們現在正處於思想戰爭的火線上。敵方佔據高處，在堅壘中向我們開火。我們若不採取行動，就是在等死。我們的歷史已經被竄改，善惡已經顛倒，馬克思主義正要把我們全數殲滅。當下就是基督徒父母該採取行動的時刻！

家長們，是否你以為還可以「修正」公立學校？或以為公立或私立學校並沒有被文化馬克思主義擄去？你只想撤退到基督教或天主教學校（它們僅把信仰作為點綴，其他的教導內容與進步派教育無異）？還是寧可把錢花在度假和車子上，不願放在自己最寶貴的孩子身上，給他們最佳教育的可能性？

若你是家長，請去找一間和你的價值觀相同的學校（在classicalchristian.org網站上有三百個這類學校），先去參觀；若是認同學校，就把孩子送去讀。或許你需要搬家，或許要付出更多的代價，但必須在所不惜。全美國已經有很多家長正在這樣作。



CCE學校還有一個特色：它是一個真正的社群，對學生和家長皆然；而且所有師生和家長都心懷共同的使命。加入其中會令人感到十分溫馨。

最後，有三點需要注意。第一，我們要面對現實。CCE學校並非完美無缺，大多數都需要家長的協助，才能愈辦愈好。第二，雖然本書在談教育，但基督教恩的中心並不是教育，而是恩典。第三，雖然CCE學校可以教化孩童，但是家庭和教會對孩子的影響同樣重要。文化的問題很大，而解決之道必須發自我們的內心、靈魂和教化。

不要再讓孩子踏入進步派的學校。請參與這惟一能挽救美國和基督教思想的運動！



作者為本刊特約編輯。

出黑暗入光明

—王明旭醫師的信仰之旅

陳宗清訪問

程媽、劉良淑文稿整理



王明旭醫師

屈光手術和角膜病治療專家。影片「光明」(Sight) 主角的原型。近年來致力於幫助人們找到共同點和解決問題的方法，以臻至成功和幸福。

簡歷

愛爾眼科集團 (Aier Eye Hospital Gr. Co., 全球最大的眼科集團) 美國首席執行官；
王氏視覺學院 (Wang Vision Institute) 創辦人；
田納西州范登堡大學 (Vanderbilt University) 教授。

學歷

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大學醫學博士、優秀榮譽畢業生；
馬里蘭大學激光物理學博士；
中國科技大學化學學士。

社會參與

田納西州華商會創始會長；
田納西州移民和少數民族企業集團聯合創始人。

慈惠事業

王氏視覺復原基金會 (Wang Foundation for Sight Restoration)。

著作與專利

自傳 *From Darkness to Sight* (《從黑暗到光明》)；
十本眼科醫學教科書；
八項與眼科手術相關的專利。

獎項

美國眼科學會榮譽獎、美國華裔醫師協會終身成就獎、特雷維卡納撒勒大學榮譽博士學位、NPR慈善家年度獎，以及基督教兒童會納什維爾年度獎等。

生平簡述

王明旭，祖籍福建泉州市安海鎮，1960年出生於浙江杭州。祖傳醫學世家，自幼想要懸壺濟世，卻遭逢文化大革命，初二便無書可讀。為避免上山下鄉，他苦練二胡並習舞蹈，想考藝校，但當年卻不招生；自學作曲，投稿卻石沉大海；至終只得去工廠作小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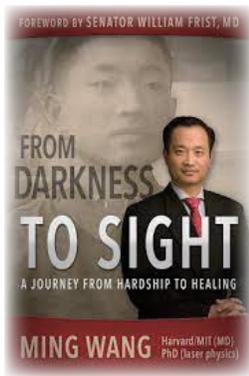
1977年秋中國恢復高考。在父母鼓勵下，他花兩個月修完三年高中課程，以浙江省應屆畢業生高考前四名的成績，被中國科技大學錄取。求學之路從此開啟。

1982年2月他帶著五十美元踏上留學之旅，進入馬里蘭大學。1986年獲得博士學位後，為實現兒時從醫夢想，跨領域面對挑戰，竟取得美國醫學院入學考試最高分。他進入哈佛醫學院和麻省理工學院聯合創辦的「健康科學與技術」專業，1991年獲得醫學博士。

1997年，范登堡大學邀請他擔任激光視力中心主任。2002年，他開創「王氏視覺學院」；2003年成立「王氏視覺復原基金會」，積極幫助全世界失明的孤兒。



西方小說中的信仰元素則好像在探索和體現生命的意義，給予了我思考與想像的空間。
In Western novels, the elements of faith seem to explore and embody the meaning of life, providing me with space for contemplation and imagination.



王明旭醫師來自無神論背景，卻成為虔誠的基督徒。他是如何踏入信仰的？在過程中有什麼特殊經歷？又如何將科學與信仰相互融合？《恩福》雜誌主編陳宗清牧師詳讀了王醫師2016年出版的自傳*From Darkness to Sight*，並觀賞了電影「光明」的預演，於7月6日與王醫師會晤，對他進行了專訪。

小時對基督信仰的接觸

陳：王醫師的祖籍福建安海鎮，介於泉州和廈門之間。在十八、十九世紀時，那附近就已經有不少人聽到過福音。請問你的祖父和長輩是否有機會接觸基督教信仰？

王：我的祖母是虔誠的佛教徒。記得小時候每次回閩南，都看到家族的大堂中陳列著祖先的照片。從清朝開始，每一代的主要家長都有一塊小牌子。距離老家不遠有一座廟，祖母常會帶我去那裡頂禮膜拜。我們家族從曾祖父開始就行醫，不過是中醫；我父親是第一個西醫。我沒有印象親友中有人信基督教。

陳：你什麼時候第一次知道基督教？

王：我對基督教的認識，主要是來自西方的小說。在文革時期，所有西方小說都是非法的，一般人沒有機會讀到。但幸運的是，在我們家，父親把毛澤東的「紅寶書」和宣傳畫擺在外邊，卻在它們的背後藏了兩類書。一類是中國的古典名著，如《三國演義》、李白杜甫的詩等等；另一類是西方的小說，例如《紅與黑》、《戰爭與和平》等，其中有提到教堂、神父等。這是我對西方宗教最初的認



識。

印象較深的是，這些宗教和信仰的元素與共產主義的教導截然不同。共產政府下命令，給規則，必須去遵守；而西方小說中的信仰元素則好像在探索和體現生命的意義，給予了我思考與想像的空間。

對上帝的初探

陳：你在中國科技大學讀化學，但是到馬里蘭大學讀研究生時，卻轉到激光物理，為什麼會這樣選擇？

王：我很小就想要當醫生，繼承曾祖父、祖父和父親的志向。然而，在文革期間卻連高中都不能讀。當時我學二胡和舞蹈，想要進文宣隊，以避免上山下鄉的命運。1977年迎來了文革後的第一次高考，過去十年曾經讀過高中的人，從全國各地回來參加，應考的人數非常龐大，情況很亂。這對我而言，實在是背水一戰。我處於失學的黑暗狀態已有兩三年了，要去參加高考，當然只有拼命苦讀。當時沒有錢，也找不到複習材料；父母幫了我很多，



1982年，王明旭（中）初到美國，和同行的兩位朋友合影。

他們找到1964到1965年的考卷，抄在紙上，讓我複習。我日以繼夜地努力，後來終於考上大學。



王明旭與雷根總統合影。

我原本想讀醫學院，但那一年並沒有按照學生填的志願分配專業，而是由各大學按成績挑選。於是我就被中國科技大學招入化學系。後來我去美國讀研究所的時候，就選擇激光物理學，

因為那時我已經想要成為一名激光眼科醫生。大部分醫生都是讀醫學院的，技術方面的培訓並不足夠。我曲折迂迴的求學經歷，反而彌補了這一弱點。

陳：傳記第八章「黃色的點」（Yellow Dot）中，第一次提及上帝和信仰。那時你和聞納教授（John

眼睛那麼複雜，卻又那麼有序，一個細胞都不掉隊。由此看來，這一切都不可能是隨機的，而是出於一位設計者。Eyes are so intricate, yet so orderly, not a single cell out of place. From this perspective, it seems that all of this cannot be random, but rather the result of a designer.



黃色的點正在發著光芒。

Weiner) 一起做一個與你的激光物理學博士論文相關的實驗。當時你為什麼會想到上帝？

王：那是一次非常有意思的實驗。我們用盡了所有的科學定律，卻不起作用。

我已經來到自己能力的極限，沒有任何辦法了。就在那時，我想到小時候讀過的西方小說，裡面提到有上帝。於是，我想作最後一搏，試一下禱告：「如果真的有上帝，請你來幫助我。我想看到神蹟，就是現在這當下！」不可思議的事竟然發生了！我看到了一個從未看過的現象——在氣體室（gas chamber）的中間，有一個「黃色的點」正在發著光芒。經過兩年的努力，我們終於讓原子對撞機開始工作了。當時聞納教授興奮地跪倒在地上，快樂得就像過聖誕節的孩子！

不過，那一次對上帝的經歷，對我而言更像是一種好奇心得到滿足，還不能算是深刻的信仰。

無法否認的創造主

陳：你一生中經歷了許多艱難。特別是在文革的那幾年，你沒辦法讀書，感到非常黑暗與挫敗。那時你曾經想到過上帝嗎？

王：那時候倒沒有想到。當時我的想法只是：我必須堅持不懈地努力，否則就會持續生活在黑暗中。但有意思的是，正因為如此，我給了自己進入學術大門的機會，以致後來能去探索是否真的有上帝。

前面提到的實驗，是我對上帝一次好奇心的火花迸發。後來我成為醫生，做過許多極其艱難的手術，「光明」影片中卡嘉爾（Kajal）和馬麗亞（Maria）的個案就是例子。這些挑戰對我影響很大，促使我一步一步深入思考，並且愈來愈體會，一切都不是巧合，而是上帝的作為。

陳：讀醫學時，你是否發現人體非常奇妙，特別是眼睛如此奧妙，很難用無神論的隨機產生說來解釋，從而感到有神的創造論比較合理？

王：達爾文的進化論曾經就是我的「聖經」——這是無神論科學家的根基。然而我在醫學領域學習越多有關眼睛的知識，就越覺得奇妙。

眼睛要看得見，必需首先由水晶體、視網膜來感受光，再透過視網膜的神經處理，經過視覺通道，來到大腦皮層，在那裡捕捉信號，並進行圖像儲存、信息處理、決策與描述等等。整個過程中需

要各式各樣的細胞，數量非常驚人。

人的胚胎從單細胞開始，十個月後發展成為嬰兒。視覺系統在期間完整生成，其中的細胞排序要全部正確；如果任何一個環節出問題，視覺就不能運作。雖然有些孩子天生有一些小問題，但大部分人的視覺都是正常的。人的視力發生過程真是非常神奇。

後來，我重新翻開達爾文的書，發現他自己談及，其進化理論中最弱的一環，是很難應用在人的眼睛上。這是他最不能解釋的。因為純粹的進化不可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發展得如此完全。幾百年前的達爾文居然和我有同樣的疑問！

如果說，幼年時西方小說中的信仰元素引起了我的好奇，而「黃色的點」燃起了我相信有神的火花，那麼當我進入醫學研究時，對神就開始有真實的尋索了。

陳：傳記中提及，韓德博士（Stanley Hand）曾在信仰上幫助過你。這位虔誠的基督徒是怎樣引導你的？

王：韓德博士在信仰上對我的幫助，主要是兩方面。

有一次他帶我去吃飯，聊到信仰的話題。他指著對面停的一輛車子問我：「汽車和人類大腦的區別是什麼？」我說：「人類大腦比汽車複雜得多了。」他說：「一堆爛鐵可能自己組裝成為汽車嗎？」我說：「不可能。」他說：「那麼，人類的大腦呢？」他的話引起我很多思考。

「一

眼睛那麼複雜，卻又那麼有序，一個細胞都不掉隊。由此看來，這一切都不可能是隨機的，而是出於一位設計者。韓德博士幫助我確定了信仰的第一步：肯定有上帝，祂是創造主和總設計師。

後來，韓德博士送給我聖經，那是我的第一本聖經。他告訴我，宇宙不僅有神，而且是位獨一

中國首例



王明旭与中国飞秒激光手术患者合影

发明世界第一个羊膜无型眼镜



我們能否在神不回應禱告的情況下，依然堅持信仰呢？
Can we still hold onto our faith when God doesn't respond to our prayers?

的真神。我從新約開始讀，逐漸明白耶穌的偉大奇妙；祂復活的見證在歷史上證據確鑿，讓我信服。

信仰經歷柳暗花明

陳：傳記中提到，你曾與一位敬虔且熱心的基督徒女醫師葛文（Gwen）交往，前後五年。她還到過中國宣教。她幫助你對信仰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在那段時間內，有人帶領你真正認罪悔改，接受基督作為救主嗎？最後促成你想要受洗成為基督徒的因素是甚麼？

王：在認識葛文之前，我已經開始讀聖經，也自認為是基督徒。我逐步意識到，科學與信仰兩方面都是必需的，缺一不可。科學能改善人的生活，而信仰則提供了人生的意義與方向。過去，我獨自在人生中摸索尋找神；認識葛文以後，她帶我參加基督徒醫療人員的團契，認識了許多基督徒醫生，這些醫生的信仰經歷對我很有啟發。

我在那裡常聽辛木斯博士（Simms）講道，後來請他為我施洗。他是從事基督徒醫學事工的牧師，在我信主的過程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

陳：你和葛文的交往，後來遭到她母親的堅決反對。她母親也是信徒，卻因你是華人而無法接受你。這件事有沒有影響你對神的信心？

王：有的。我和葛文的交往非常愉快，兩情相悅，且論及婚嫁；然而後來卻受到葛文母親的強烈反對。遭到這樣的拒絕，讓我充滿痛苦與失望。我驚訝地發現，竟然有些基督徒不按信仰的原則生活。這令信主不久的我感到震驚，甚至一度覺得基督教有問題。

然而，我慢慢認識到，基督徒和基督信仰是不同的。就好比一間教會，如果牧師沒有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我們應該質疑的是他本人，而不是整個基督信仰。



馬麗亞可以看到有幾根手指了！

陳：傳記中詳述了幾個眼睛手術的個案，每回難度都極高。手術之前，你和同事總是迫切禱告，把一切交在神的掌管中。多數手

術都很成功，然而其中印度小女孩卡嘉爾的個案卻是例外。雖然她的目盲並未恢復，但她的心靈卻得到醫治，體會人和神對她的愛。請分享在這些過程中，你對信仰的體會。

王：我2015年寫自傳時，已經作過好些手術，其中四個案例特別成功。我在其中所學到的功課是：在遇到挑戰時要信靠神，要心存盼望，堅心相信會有美好的結果。有些基督徒以為，既然信靠神，就可以悠閒面對生活，甚至於懶惰；但我不這樣認為。我覺得必須盡心盡力去作研究，注意一切細節，將自己的潛力發揮到最大，而上帝會讓我做得更好。

不過，卡嘉爾的案例讓我學到非常不同的功課。她眼睛的情況非常糟糕，4歲時因被繼母用硫酸倒入雙目，眼內的組織幾乎破壞盡淨，沒有什麼可以用來作修補。手術之前我們盡力去預備，也有許多人為她禱告；但手術之後，她只看見一點光，卻沒有恢復視力。很多人紛紛來詢問：「她明天是否能看到？」我們卻必須報告壞消息。

那一次的失敗，我經歷到基督徒常遇見的兩個大問題：為什麼神會允許壞事發生？為什麼神沒有回應我們的禱告？手術失敗後，我對神相當憤怒不滿，信心極大動搖。相信很多基督徒都有類似的經歷——我們能否在神不回應禱告的情況下，依然堅持信仰呢？

王氏視覺復原基金會每年都舉辦一次「眼睛舞會（Eye Ball）」，為失明的孤兒籌款。那年我們邀請卡嘉爾作嘉賓。當時我自己的內心對信仰仍然很失望。然而，有個11歲的男孩來到舞會，卡嘉爾在美國時寄宿在他家，他們經常在一起玩。那個男孩起來發言說：「雖然卡嘉爾看不到，但我們總是看到她在笑，她是那樣開心。」男孩抬頭向他父親說：「爹地，我和卡嘉爾在一起，再也不需要玩iPod了。」此情此景讓我非常感動。卡嘉爾的喜樂對周圍的人有那麼大的感染力，這喜樂來自哪裡



我們對神最終極的見證，不是人所謂的成功，而是神自己的作為。
Our ultimate testimony to God is not what people consider as success, but rather God's own actions.



呢？是出自她裡面的生命。

那天晚上，我將麥克風遞給卡嘉爾，要她分享幾句。她拿著麥克風就笑了。她到美國後學了英語，我以為她會用英語說幾句，結果她卻問我：「我可以唱歌嗎？」

原來她要的不是看見，而是唱歌！可能因為她被遺棄，是因為繼母發現她不太會唱歌，

無法成為能替她掙錢的盲眼小乞丐。

她用天真的童音唱著：「耶穌愛我，我知道。」現場五百餘來賓，很多人流下了眼淚。那是2007年的事，有位記者抓拍了這動人的一幕，後來這張照片流傳到很多國家。

這件事讓我深深體會到，原來，神是會回應我們禱告的，但卻是「以祂的方式，在祂的時間」(in HIS way and at HIS time)。我學到，我們對神最終極的見證，不是人所謂的成功，而是神自己的作為。雖然神沒有攔阻卡嘉爾受苦，但卻藉著她內心的喜樂傳遞了生命之光。

每個病例都給我不同的體驗，許多病人的信心也帶給我幫助。透過我的傳記《從黑暗到光明》，我想要呈現人生的兩條平行線。第一，失明的人通過手術，可以經歷從黑暗到光明。然而第二層更深的意義是：心靈落入黑暗的人，可以通過信仰進入光明。

擴展神的國度

陳：請談談此次獲獎的電影「光明」(Sight)。我們可以如何鼓勵美國華人基督徒，十月時邀請慕道友去看這部電影，讓它能影響更多人？

王：很高興影片「光明」獲得了2023年國際基督教

視覺媒體的「最佳影片獎」，在兩百多部參展影片中脫穎而出。這實在是十分難得。主辦單位向我透露，他們選擇這部片子，是因為它所講述的故事能打動一般的觀眾，不是只讓信徒感到對信仰沾沾自喜。

過去許多基督教電影雖常以佈道為目的，但就像一篇講道信息，往往很難吸引非信徒和懷疑者。可是這部電影沒有說教意味，呈現的是真實故事。

我特別推薦這部影片給兩個群體。第一，我們下一代的孩子。美國的年輕人正在離開教會；統計顯示，小時候上教會的年輕人，進入大學之後，75%都離開教會。這是很嚴重的事。許多孩子們認為，隨著科技發展，他們已經不需要上帝了。這部電影會告訴他們，科學雖然是必需的，但並不足夠。科學給予工具，但可能帶來好處或者壞處；我們更加需要的是基督，唯有祂才能指引我們人生的道路與方向。

第二個群體是慕道友、非信徒和懷疑者。希望這部電影能激發他們對上帝和信仰的思考與探求。

我們有點擔心，可能並不是太多基督徒願意去看這部電影，因為影片的目的不是為了讓信徒自我感覺良好。這個故事反倒是讓基督徒謙卑下來，願意去尋找與未信者的共同點，與他們對話。這是非常有挑戰性的。

目前這部影片在環球影院只有10月27日一個週末的放映時段。但如果票房很好，就可以有更長的放映時間和更多的放映地點。所以需要朋友們幫忙推薦。

陳：願神賜福，使用這部影片感動許多人。在信仰方面，王醫生還有什麼想與我們分享？

王：在這個非常分化的世界，「尋找共同點」，幫助人們互相瞭解與合作，為社會帶來福祉，是我個人這些年來努力的方向。希望這部影片也能促成這個目標。

我1997年到田納西州後，一直參加的教會是伯特利世界遍傳教會(Bethel World Outreach Church)，我也參與教會的拓展事工。我們的牧者布魯克斯牧師(Rice Brooks)很看重影視，他寫了《神未死》(God's Not Dead)一書，後來拍成很叫座的電影。片中有位中國學生，是以我為原型的。他和我一起為「光明」影片寫了查經材料。我也成立了「共同點網絡」(Common Ground Network)。希望更多人來一起推動，擴展神的國度。 

所多瑪被 烈火 毀滅的考古證據

唐理明



所多瑪是亞伯拉罕時代的古城。根據創世記第十九章的記載，它是被從天上來的硫磺和火所毀滅的。亞伯拉罕當時的年紀為99歲。

所多瑪和其它聖經地域考古之間最大的不同在於，聖經記載了這座古城被毀滅的方式。然而，自十九世紀末興起的聖地考古學家們，在長達一個多世紀內竟然沒有一丁點提及所多瑪於何地被發現的資料，以致於學界一度認為，所多瑪不過是一個傳說而已！十九世紀以來的考古學家（包括研究聖經地域者），絕大多數是無神論者。例如，權威學者之一品克司頓斯（Robert Pinkerston），他認為聖經不過是一些傳說的總匯而已，他把所多瑪定位在死海南端的東方或死海海底。

進入二十一世紀，考古學家柯林斯經過十年的不斷努力，在2006年開始開掘這座古城，逐步揭開其驚人的遺跡。並且，該項目於十年後得到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簡稱LANL）科學家的參與，充分證明了聖經記載的真實性。

由於精彩資料十分之多，本文只能提供其中一小部分，聚焦於闡明以下幾個重點：第一，該古城發現與定位的過程；第二，主要的開掘記錄；第三，LANL科學家介入後所獲得的結論。

柯林斯：不折不撓的考古學家

司蒂芬·柯林斯博士（Dr. Steven Collins）是考古和聖經歷史博物館執行館長，新墨西哥西南三一大學（Trinity Southwest University）考古與聖經史學院院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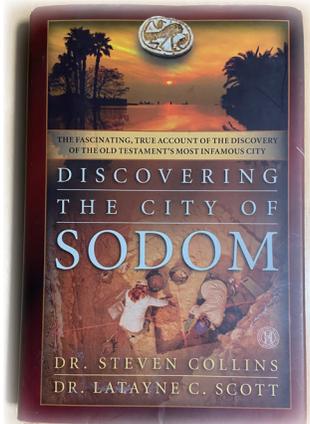
維瑞塔斯福音神學院（Veritas Evangelical Seminary）考古學客座教授。他擁有神學學位，熟悉舊約聖經、聖地地理和希伯來文，每年會帶領一批聖地旅遊者到死海地區旅遊。

最初他接受了當時考古權威品克司頓斯以及奧爾布萊特（William F. Albrigh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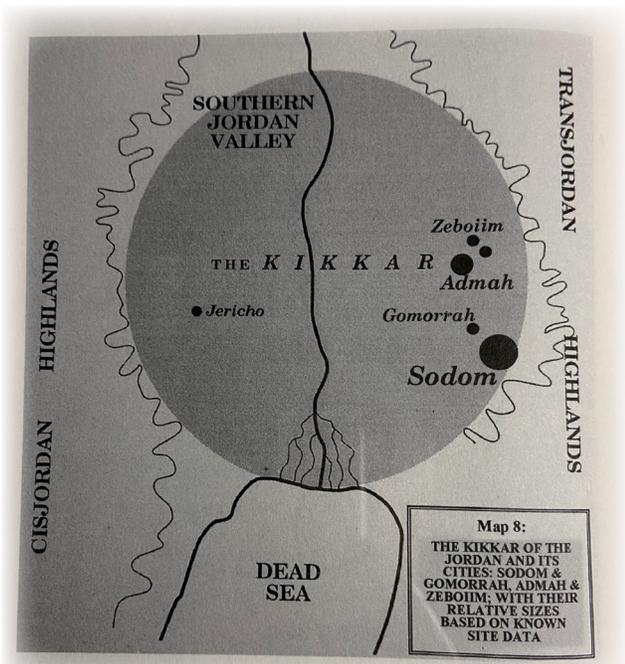
等人的說法，以此來給旅遊者們作講解。然而，在1996年的一次旅遊團導遊時，他於旅館中再次閱讀創世記第十三章有關亞伯拉罕和羅得分手的敘述：「羅得舉目看見約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瑣珥，都是滋潤的……」（創十三10）。這段經文顯然是指死海以北、能見到約旦河景象的地方，因為死海南端沒有約旦河。他相信聖經的敘述，當時就下定決心開掘此地。他不計較這是否會導致自己在經濟上、友情上遭遇挑戰，是否在職業同行中受到影響，他持續勇往直前，結果震撼了考古學界。

原來，羅得所看中的平原位於現在的約旦國境內，在死海北端，約旦河東岸起，自西往東看是一大片平原，其中有許多古代群居的遺跡，成為大大小小的山丘。當地稱之為Tell（柯林斯認為Tell較為準確）。這一片平原的周界呈圓形，故當地人稱之為Kikkar——當地居民常吃的圓形餅狀食物也叫Kikkar。回看創世記第十三章羅得所看到的「平原」，希伯來原文也是Kikkar。

柯林斯博士知道在此Kikkar中，所多瑪是當時極其發達而為周圍各個居民點作保護的城市；所以



……碳14定年的結果為1700 B.C.+/-15年，正與亞伯拉罕的時代相符。
 ... The result of carbon-14 dating is 1700 B.C. ± 15 years, which aligns with the era of Abraham.



發掘情形提要

Tall el-Hammam是一座範圍比較大的小山丘。先前已經有一些人為了尋寶，胡亂地在該地開掘，但是沒有掘得很深。此外，這裡還有阿以戰爭留下的鐵絲網，據說地雷已經清除，當然還不是非常有把握。故此，先期的開掘者們是要冒一些風險的！

A · 年代的鑒定：

根據考古學家以往的經驗和陶瓷片的鑒定，他們在開掘中首先遇到鐵器時代的地層，此地層以下突然出現中青銅時代 (Middle Bronze Age) 的地層，當中缺了後青銅時代 (Late Middle Bronze Age) 的地層。這說明期間有五至六個世紀缺失的空擋期，也就是說，在中青銅時代 (即亞伯拉罕的時代) 後就無人在這裡生活過，直到五六個世紀以後才開始有人居住。

B · 所多瑪城鳥瞰：



C · 碳14的定年測定：

取樣自碳化的單子葉植物大麥種子作碳14定年，其結果為1700 B.C.+/-15年 (西元前1700年加或減15年)，正與亞伯拉罕的時代相符。



D · 高溫的遺跡：

1、三一寶石 (Trinitite，圖中左側較光滑者為原爆地樣本)。開掘團隊中有人曾參加過第一次原子彈在新墨西哥的試爆，他發現了現場有與試爆場所發現的



他選擇了最大的Tall，即Tall el-Hammam作為開掘地點。蛾摩拉的Tall則位於其一公里之北。

定下地點後，下一步就是要申請並獲得約旦政府古物古跡事務監督 (Director General of Antiquities of Jordan) 的批准，這樣才能正式開始發掘。但是，柯林斯博士碰了一鼻子灰，申請遭到了拒絕。然而，他並不死心。他每年都帶旅遊團來這裡，並且每年都不厭其煩地尋找那位監督。年復一年地，他持續遭到拒絕。向監督詢問原因，對方總是避而不答。

如此過了八九年，最後，柯林斯博士帶了一個熟悉當地情形的朋友去溝通，而那位監督也終於說出了原因——原來他是怕開掘引起政治動亂，因為過去曾經發生以色列民眾藉著開掘發動政治動亂的事件。柯林斯博士當下立即保證，絕對不會因此發生政治糾紛。於是，申請終於獲得了批准，並且決定於次年 (2006年) 開工。這個獲批過程前後總計經歷了十年之久！至於經費，柯林斯博士的旅遊團中不乏財主，可以提供首筆基金。

所多瑪城市以極其猛烈強暴的方式遭到毀滅，不但體現了聖經的可靠性，也體現了耶和華上帝的聖潔和嚴厲。The city of Sodom was destroyed in an intensely violent manner, which not only validates the reliability of the Bible but also reflects the holy and stern nature of the Lord God.

三一寶石相似的東西。樣品拿到新墨西哥實驗室後，證實是同樣高溫高壓下的產物。【註：歐本海默給第一個原子彈起代號為Trinity。西方好像不太在乎這個稱呼，美國也有公司以此命名。但華人基督徒不同！用三位一體神聖的名字來命名事物甚為不妥。第一顆原子彈在新墨西哥州起爆場合中，發現的高溫高壓下產生的寶石樣晶體就被稱為Trinitite，一般翻譯為「三一石」。無奈之下筆者隨從習慣，但加一「寶」字以示敬畏。】

2、融化後沸騰的泥磚。泥磚是皇宮頂上和護牆上所鋪設的材料。泥磚在高溫下熔融後並沸騰產生氣泡的情形，說明溫度之高大超出了熔融貴金屬的溫度。例如，實驗室用坩堝來融化貴金屬，也就是泥土製造的陶瓷。



LANL的介入

自2006年Tall el-Hammam的開掘開始以來，柯林斯博士很早就邀請過某科學家的參與，但是遭到了拒絕。開掘進行了十年之後的2016年，位於新墨西哥州的LANL科學家們宣佈參與其研究；這些科學家與NASA有合作的天體和地球物理學家。五年後的2021年，他們發表了一篇論文，證明了所多瑪城被火毀滅的證據。讀者可以上網：www.nature.com/srep，搜索Tall el-Hammam，（此為Nature雜誌的副刊）。筆者將21位科學家所寫的那篇文章的結論簡要翻譯如下：

文章標題「一個通古斯（位處西伯利亞）等級的空中爆炸毀壞了Tall el-Hammam——一個中青銅時期的死海附近的約旦河谷城市」（Tunguska Sized Airburst Destroyed Tall el-Hamma, a Middle Bronze Age City in the Jordan Valley Near the Dead Sea）。

其提要如下：我們（21位科學家）提供的證據顯明，約在西元前1650年（約3600年前），一個宇宙性的空中爆炸，摧毀了Tall el-Hammam。【譯註：隕石沒有在地面上留下大坑，是因為在打擊地面之前，它已經處於非固體的等離子體狀態。】

這次空中爆炸比1908年在俄羅斯通古斯上空發生的爆炸規模更大，在地面上空產生了直徑約50公尺的火球，比廣島原子彈的能量大了1000倍。

爆炸導致整座城市覆蓋了約1.5公尺厚、富含碳和灰燼的毀壞層，其中包含了峰值濃度的受震動的石英[shocked quartz (~5–10 GPa)]，熔融的陶器碎片和泥磚，鑽石樣的碳，碳煙灰，富有鐵和矽的小球。CaCO₃小球來自熔融的灰泥和熔融的白金（鉑）、銻、鎳、金、銀、鋯[Zircon熔點為(1858°C)]、鉻石和石英，加熱實驗證明其溫度超過攝氏2000度。

城市一側遭到摧毀的，有超過12公尺、四至五層樓高的宮殿建築，和4公尺厚的泥磚護牆，遺跡附近還有人類骨骼殘片，極度散架。這次空中爆炸導致了鹽份的湧入（約4%，以重量計算），其高鹽度阻礙了農耕，形成20公里半徑內的無人居住區，達三到六個世紀。【譯註：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所多瑪遺址沒有後青銅時代遺跡。】

結論

從列寧格勒舊約手抄本書和死海古卷的對比中，人們對舊約聖經抄寫的可靠性和嚴格性是沒有疑問的。至於舊約聖經敘述事實的可靠性，各人的領會就不盡相同，包括基督徒在內。本次所多瑪的開掘者柯林斯博士採取不懷疑的態度，終於取得了極大的成就。

LANL科學報告發表後，得到了廣泛的、大量的關注。比如，一位新加坡的遊客特別飛到此地，就是因為看到了谷歌地圖的標誌，慕名而來。

在浩如煙海的書籍中，世界上唯有這本薄薄的聖經，幾個世紀以來歷經人們從各個角度（信與不信的）的反覆檢驗，甚至於每一個字都被高級評鑑者詳查，但始終得以站立得住。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其它書籍能與之相比！

所多瑪城市以極其猛烈強暴的方式遭到毀滅，不但體現了聖經的可靠性，也體現了耶和華上帝的聖潔和嚴厲。我們現在處於恩典時期，因為耶穌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且在三天以後從死裡復活！根據羅馬書，上帝現在以「任憑」的態度來對付罪人，然而罪總是要遭到報應的。希望非基督徒不要辜負耶穌的救恩和上帝的寬容，請記得那句話「罪的工價乃是死」（羅六23），並「死後且有審判」（來九27）。

世人唯一的希望就是信耶穌！正如約翰福音三章16節所說「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感謝王勇弟兄幫助收集網絡資料。）

作者已退休，曾在醫界工作。

耶穌與墨子

在近代中國的相遇 (2之1)

墨學之於基督：「奪朱之紫」，抑或「他山之石」？

黃蕉風

近代以來，中國思想界內部興起了一股「墨學復興」的思想浪潮。許多人投注精力研究在中國中絕千年的絕學——墨學。關於近代墨學復興，學界的研究已經不少，不過尚少人措意這股思想浪潮中的一支「潛流」，即「基督徒墨學」（或曰基督徒論墨註、墨詮釋、墨學以及「耶墨對話」、「耶墨比較」的作品）。

為什麼在思想界會出現將耶穌與墨子、基督教與墨家相提並論的思想傾向呢？首先是與兩者相似的歷史境遇有關。

眾所周知，漢代以後，儒家一教獨尊，墨家退出歷史舞台。此後在以儒家為主流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墨家長期居於小眾地位。至於基督教，自其由域外傳入以來，因在諸多地方與中國文化、社會格格不入，未能完成像佛教那樣的本土化進程。

自孟子時代開始，儒者稱墨家為「邪說」而力闢之；清末及至民國，國人又多以基督教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洋教」，由是教案頻發。故二者之歷史命運，可謂「殊途同歸」，都居於中國傳統文化的邊緣地位。



然則晚清以至民國，中國社會上層建築幾經轉易，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知識分子的核心問題意識在於尋索中國傳統文化中可資救亡圖存、富國強

民的文化思想資源。從洋務運動、維新變法到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國家層面分別經歷了「器物」、「制度」、「國體」和「文化」等不同方面的變革，但改革的成效總不夠理想。於是有些知識分子開始注意到「西教」及信仰上的問題。

基督教隨著西方文明的猝然輸入而來，一方面對中國文化中心主義產生了極大的衝擊，引起民族主義的逆反情緒；另一方面亦促使人們思考：「西教」既然作為西方世界組織秩序和文化心理的核心，造就其強大，那麼「西教」中有何種積極因素可資借鑒，來振濟中國的社會與文化？

「耶教墨源說」的思路和影響

在此思想脈絡下，墨學成為近代中國知識界介入「西教」問題探討的一個重要中介。學人「以墨論耶」，其中一個思路，就是「耶教墨源說」。

清末及至民國，墨學地位上升，西學地位強勢，儒學權威不再。這個現實使得學人開始注意到，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居於非主流地位的墨學，和在中國社會中居於異端位置的基督教，此二家在教義、建制、理念上的相似處。通過比較，他們發現，在儒家之外，尚有墨家可代表中國文化作為參照，同基督教進行溝通對話。

彼時學人的文化心態是「古已有之」，解釋路徑為「以中化西」。維新派人士譚嗣同認為「其教（基督教）出於墨（墨家）」，此外尚有諸如黎庶昌、張自牧、薛福成等，皆謂耶教源出墨教，神學本於墨學。

然則這並不意味著彼時學人全然肯定耶墨二教均具有正面價值。比如，宋育仁認為，耶墨二教相

基督教與墨家的「相遇」過程並非一帆風順。

The process of the "encounter"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Mohism was not without its challenges.



仿，然正因為耶教取法墨教，故背離周孔，流弊同歸；郭嵩燾認為，耶教「愛人如己」的教訓就是墨家「兼愛」之宗旨，但同時又指出，耶墨二教遠不如孔孟儒學廣大精微，屬下愚之教，不足惑上智。此類見地皆以為耶墨各擅其長，然儒家與這兩家相比更為優越。

由之可見，「耶教墨源說」在很大程度上仍難脫離以儒家為衡量準繩的言說傳統。在這種中西文化比較中，墨學的地位止於充當儒家的替代物，其所謂「比較」自然也容易流於牽強附會。一如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的「西學中源說」，「耶教墨源說」背後潛隱著同樣的民族主義情緒，即謂西學源出中學，西教源出中教，西方文化不如中國文化。

此後，「耶教墨源說」的影響漸由知識界擴展至教會界，影響了一群中國基督徒，他們開始投注精力研治墨學，也產生了一批「耶墨對話」的思想成果。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基督徒完全接受基督教源出於墨家、甚至墨家足以和基督教等量齊觀的設定。

由於歷史上儒家正統排斥墨家，視之為異端邪說，使得中國基督徒在從事「耶墨對話」的時候，多多少少還是拘守孟荀「闢楊墨」的遺傳，不敢對墨家、墨學有所親近。例如清末基督徒黃治基，在其著作《耶墨衡論》中錄有一事：「余憶童時，從師受舉業。師敬某教士為人，撰句為贈，援墨之兼愛為比。某教士怒，欲與舌戰而報復焉。余亦私怪吾師既敬其人，何乃相侮若此。」黃治基所記言，體現了教會人士在面對墨學時的複雜心態——西洋傳教士並不悅被人以墨家信徒來相比擬，中國基督徒亦認為此舉有拔高墨家貶低基督教之嫌。

秉持這種立場的基督徒一般具有原教旨主義的傾向，他們所做的「耶墨對話」工作多有辯道衛教的色彩，即以基督教的標準來評判墨學，並對「耶教墨源說」所產生的「耶墨同源」，甚至「是墨非耶」的觀點，做出來自教義神學方面的反擊和回護，且堅持基督教本位主義立場，認為墨學之優勝

已為基督教充量包含，基督徒追求真理無須假墨學為援手，不為耶墨之間似是而非的類似處所動搖。

「耶教墨源說」的認知偏差

由之可見，基督教與墨家的「相遇」過程並非一帆風順。西洋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欲通過文明對話的方式，使基督教適應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其首選可資進行對話的對象，習慣性傾向儒學。限於對墨學的了解以及墨家為「異端」的既定印象，使得他們對「耶墨對話」之態度常常有所保留。這當然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神學立場偏向保守的中國基督徒群體，其思想處境無疑具有護教衛道的面向。

近代興起的「耶教墨源說」固然引起教會界人士的關注，然而在這些基督徒看來，「耶教墨源說」及其衍伸的「耶墨對話」認知圖景，在很大程度上可能破壞基督教教義的完備性和真理性，使得中國基督徒在神學認知上出現嚴重偏差。



其實，無論是推崇「耶教墨源說」的教外人士，還是反對將耶墨等同的中國基督徒，他們在處理基督教與墨學之關係時，都遵循著相同的思維邏輯，即秉持「文化中心主義」或「教派中心主義」的文明對話模式。

於前者而言，是要使基督教墨學化，以回應西學的衝擊。「以墨證耶」的本質是揚墨抑耶、揚中抑西，為一種「中國文化本位主義」。於後者而言，是要使墨學基督教化，拒斥「以墨證耶」乃出於回應「耶教墨源說」及「耶墨對話」中的謬流傳，以證明基督教為普世唯一真理，從而為福音叩開中國磐石預備道路。

當然，並非所有基督徒都存門戶之見。對墨學持有相對包容態度的基督徒，就有王治心、張純一、吳雷川等。相較於前述持衛道主義的基督徒，這些對墨學持相對開放態度的基督徒，對墨學抱

故基督徒論墨之成果，多被置於近代中國墨學發展史的潛流地位，未能給予恰當關注。

As a result, the achievements of Christians in discussing Mohism have often been relegated to a subcurrent with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Mohist studies, failing to receive proper attention.

有一定的同情與理解，沒有將墨學簡單視為基督教進入中國文化的阻礙者，或耶穌福音落地中國社會的前驅預備，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肯定了墨學有利於基督教的自我更化，某種程度上也有利於避免以基督教為唯一「判教」標準來衡量墨學價值的狹隘立場。

縱觀普世諸宗教文明處理自身與他者之間關係的範式，大體而言無非包容或者排他。宗教認信個體及宗教認信群體，或根據自身傳統來評判他者傳統，或藉由介入他者傳統來調整對自身傳統的認知。

中國基督徒在面對墨家的歷史傳統、在處理墨學經書文獻的時候，就體現了這種既要進入又須出離的複雜心態。在某些時候，外部社會環境的影響，或個人思想的轉變，都有可能造成對自身傳統及他者傳統的認知遷移。

若其為深度委身自身信仰的保守派基督徒，則其「耶墨對話」的範式就偏向保守而排他；若其為對墨學持開放心態的基督徒，則其「耶墨對話」的範式就會適當兼顧多元共在。相較於前者，後者希望在保守基督教要義的基本前提下盡最大善意去理解墨子學說，體現具有認信背景的宗教信徒在從事客觀學術研究時的「混雜心態」。

何言「混雜」呢？中國基督徒的「耶墨對話」，的確對基督教和墨家做了「別分同異」的工作。有的側重在「異處」（如保守立場的基督徒），有的側重在「同處」（如開明立場的基督徒）。若以今天人文社科領域的「比較研究」範式進行考量，則大可將之歸為「比較哲學」中的「跨文化比較」範疇。

同時，中國基督徒的「耶墨對話」，又不僅僅是旁觀性、還原性的「平行比較」。他們對中國墨學的詮釋和闡發，往往帶著來自於自身信仰的「前見」，故「開明派」基督徒的「耶墨對話」，除了《聖經》和《墨子》的文本比較工作外，還在神學和墨學之間做了互相印證、互相發明、互相光照 (Reciprocal Illumination) 的工作。在他們的「耶墨對話」中，墨子、墨家、墨學還充當了宣教佈道之工具，和福音落地中國之預備的角色，這種對話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又接近「宗教對

話」中的「宗教間的詮釋學」。

惡紫奪朱 vs. 他山之石

在中國基督徒從事「耶墨對話」的過程中，完全可能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即在某些地方，墨學被他們看作是基督教的阻礙，兩者絕對異質、不可通約，所謂「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又在某些地方，墨學可被他們引為基督教的盟友，可作奧援，並互相對話，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混雜」來源於「對話」，「對話」又加劇了這種「混雜」，客觀研究和宗教情感絞纏在一起，神學與墨學彼此交匯。故當我們考察這種不免帶有相當主觀性的墨學研究時，猶須措意何者為他們對墨學的學術觀點，何者為他們藉墨論耶的神學言詮。

畢竟中國基督徒對耶墨二家教義孰為殊勝、耶墨人格何者更高所做出的任何斷言，多少都與他們自身的宗教信仰背景和宗教信徒身分有關聯。無論其觀點多麼開放，或多麼保守，究其然不會脫離「宣教」、「護教」的意識形態考量。

學界對「耶墨對話」的討論歷來缺乏。究其原因，大體有二。其一是在漢語神學和中國教會史領域，學者主要注目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相適應」、「基督教如何與中國社會相適應」等相關議題。「耶墨對話」往往被「儒耶對話」、「佛耶對話」、「道耶對話」等更為主流的議題所遮蔽。其二是在墨學研究領域，學者一般不將「耶墨對話」的著作視為「墨學作品」，而是「神學作品」。故基督徒論墨之成果，多被置於近代中國墨學發展史的潛流地位，未能給予恰當關注。

筆者認為，中國基督徒以基督教來理解墨學並評判墨學的論墨成果，也應被視為「墨學作品」，或者一種「基督徒墨學」。其所呈現出來的樣貌，自當與梁啟超、胡適、郭沫若、方授楚等教會外學者論墨成果中所呈現出的墨子、墨家、墨學之面貌形象有所不同。

作者是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博士。



從社會制度看人性

饒孝柏

兩大制度

近代社會有兩大制度：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我曾在不同場合詢問台灣同胞：「從理想看，而不是從理論看，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哪個更好？」他們竟異口同聲地說：「共產主義！」哇！怎麼都這麼大膽？！不怕被說成是「中共同路人」？



溜：「吃大鍋飯，養懶漢，磨洋工。」如此，便導致經濟下滑（當然其中還有其它因素），中國成了一窮二白。

促使大家發財的制度

資本主義是什麼情況呢？以微軟（Microsoft）為例：比爾·蓋茨（Bill Gates）於1975年創立微軟，起

初他採取低薪制，甚至不給加班費（後有修改），但給獎金且配股，相當於人人都是小老闆。若努力工作，產品佳，績效好，獎金自然多，股票當然上漲，大家就可以一起賺。

結果，短短11年中內，員工中產生了4位億萬（美金）富翁，1萬2千位百萬（美金）富翁（這已是37年前的數字，現在應該有4.4倍）。比爾·蓋茨自己，在1995年後的25年中18次被評為世界首富。

為什麼吃大鍋飯，變成一窮二白？為什麼微軟讓許多員工發財？都是因為人的自私！前者，因為自私而偷懶；後者，因為自私而勤奮。看來，毛澤東還不如比爾·蓋茨懂得人性？是這樣嗎？

一段經文

「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沒有一人說他的東西有一樣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見證主耶穌復活；眾人也都蒙大恩。內中也沒有一個缺乏的；因為人人將田產房屋都賣了，把所賣的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徒四32~35）

其中，「田產房屋都賣了，把所賣的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這是各盡所能。「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這是各取所需。這些是不是很耳熟？在哪裡聽見過？「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或譯作「按需分配」）」是馬克思在其1875年出版的著作《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的口號。

以失敗收場的大鍋飯

中國於1958年開始推行人民公社，吃大鍋飯，鼓勵大家「放開肚皮吃」（這句話翻成英文就是All you can eat）。貼出標語：「吃飯不要錢，老少盡開顏；勞動更積極，幸福萬萬年。」然而，很快就發覺不夠吃了。於是將「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改成了「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最後，卻以失敗收場。

問題出在哪裡？反正是吃大鍋飯，我賣力幹活，也是一口飯；我偷懶耍滑，也是一口飯。於是，便造成了集體偷懶。而當可以「各取所需」時，則能拿就拿，能撈就撈。於是標語變成順口

改革開放

到了1978年，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把原本屬於「人民公社」之土地，分給農民承包，讓農民自主生產和經營，且允許企業私有化。生產總值短短6年中提高了50%。於是中國富起來了，為什麼呢？為別人做，不甘心；為自己，沒日沒夜。

鄧小平說：「總之，要用經濟辦法解決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人民生活永遠改善不了，積極性永遠調動不起來。」

1992年10月在中國颳起「鄧旋風」。由於「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在歷史唯物論中處於矛盾的對立面，該年的中共十四大就將兩者拉在一起，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反映出中共已

我們填飽肚子的方式，並非訴諸於他們的慈善之心，而是訴諸於他們的自私。
The way we fill our stomachs is not by appealing to their generosity, but by appealing to their selfishness.

掙脫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束縛。十四大可說是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標竿。

於是，產生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說穿了就是加上「資本主義」的元素。雖然鄧曾表示：「有選擇地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和其它對我們有益的東西，但是我們決不學習和引進資本主義制度。」但是，這可能嗎？其實允許企業私有化，就是資本主義的制度呀！

自私：資本主義的DNA

「自私」就是資本主義的DNA。資本主義之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於1776年出版「國富論」，其中提到：「我們不能藉著向肉販、啤酒商或麵包師傅訴諸兄弟之情而獲得免費的晚餐，相反的，我們必須訴諸於他們自身的利益。我們填飽肚子的方式，並非訴諸於他們的慈善之心，而是訴諸於他們的自私。」請注意最後的兩個字——「自私」。

階級鬥爭

看來，「共產主義」還真的優於「資本主義」呢？！共產，多崇高，把人性看得很善良？！資本主義就是自私的、卑賤的。是這樣嗎？

其實，在共產主義中也能看到人性的自私。要共產，家徒四壁的窮人舉雙手贊成；有產業的地主就心不甘、情不願。「階級鬥爭」因此產生，把地主富農鬥臭、鬥垮、鬥倒、鬥死。針對那些魚肉鄉里的土豪劣紳，鬥爭還有點道理；但有許多人是莫名其妙地被改造、批鬥，掀起一片腥風血雨，呈現兇悍蠻橫的暴政。這情況到了改革開放後有所改善。

1978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將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

血汗工廠

這麼說來，難道「資本主義」好過「共產主義」嗎？其實也不盡然，因為資本家實為剝削者。王大衛（David Wang）在專文「啟蒙運動時代（八）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資本主義（Capitalism）」中指出：「為了壓低成本（極小化），以創造利潤（極大化），資本家就等於剝削了勞動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王振中研究員認為：「只要資本主義制度和雇傭勞動仍然存在，……不能迴避剝削問題。」美國獨立學者阿爾蒙·巴格多亞（Armen Baghdoyan）則認為：「資

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是剝削。」

以愛瘋（iPhone）為例，蘋果（Apple）2022年第三季的財務報表顯示：稅後淨利率是23.44%，而代工公司鴻海只有2.39%；前者淨利足足多了近十倍。單從手機看，差距更驚人：「銷售一支蘋果手機，台灣分到的利潤只有0.5%，品牌宗主美國的蘋



果是60.9%。」鴻海的代工廠富士康賺得的利潤，不過只是蘋果的零頭。

即使這樣，鴻海創辦人郭台銘還能躋身台灣的富豪。他最富有時的身價可能達95億美元（台幣約2,900多億）。他擁有全球最頂級的私人飛機，一架要價新台幣21億元（近7,000萬美金），保養、管理費估計每年平均約台幣1億（近326萬美金，一天就要8,900多美金）。郭董於2020年在洛杉磯的好萊塢，花了7,550萬美元買下兩棟毗連的豪宅，與許多大明星為鄰。房子的設施極為奢華——酒店級的無邊泳池、媒體室、健身房、高爾夫練球房、雪茄室、酒窖、保健養生館，一應俱全。

這說明什麼？第一，對比蘋果，富士康賺的比例相當少，只吃到蘋果的零頭。但是郭台銘還能成為台灣的大富豪（曾為首富）。第二，相形之下，富士康的120萬員工能分到的就少得可憐。工人被訓練成機器，他們的生活很艱苦。單單2010年就發生18起員工跳樓自殺事件，富士康被稱為「血汗工廠」。雖然有的員工覺得公司的待遇已經很不錯了，感到滿意，因為更糟糕的血汗工廠比比皆是，



為什麼基督教會中能自動自發地、歡歡喜喜地實行「共產」？因為耶穌更新了人的生命。Why can the practice of “communism” naturally and joyfully take place within the Christian church? Because Jesus has renewed human life.

不過，比起美國的蘋果及台灣的老闆，工人的待遇實在低得不成比例。

無論美國老闆或是台灣東家，可否多分一點點給可憐的勞苦員工？不可能。因為資本家所看重的是「成本極小化以創造利潤極大化」，資本家視剝削勞動者為理所當然。對此，郭台銘認為，血汗工廠有什麼不好？只要一切符合法令，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是天經地義的。

根本問題

綜上所述，為什麼施行人民公社（共產）時，變得一窮二白？當大家都是老闆時，卻財源滾滾來？窮與富，都是因為自私。前者是放開人的自私，後者是利用人的自私（放開肚皮吃vs.人人當小老闆）。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都知道人性是自私的。他們自私的本質相同，只是形式不同。

共產主義認為怎樣才能達到「共產」呢？階級鬥爭——鬥臭豪紳，打倒地主。資本主義怎樣使利潤極大化呢？血汗工廠——富人剝削窮人，貧富差距也極大化。這兩者誰也不比誰好。

聖經說：「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羅3:10）。總之，因人的自私，什麼制度都解決不了人類的根本問題。

解決辦法

無論是階級鬥爭，還是血汗工廠，都是人禍，也是苦難。有什麼解決之道呢？為什麼基督教會中能自動自發地、歡歡喜喜地實行「共產」？因為耶穌更新了人的生命。教會自願地施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轉捩點，是耶穌的復活。復活前必經過死亡，無罪的耶穌被釘十字架——「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祂裡面成為〔得著，參《活泉新約希臘文解經（卷六）》，頁332〕神的義」（林後五21）。信靠耶穌基督的人，他的

性情完全被更新。唯有在神的救恩中，才可能活出彼此相愛的生活。

關於「共產」，聖經中只是陳述見證，並沒有成為規條，即必須這麼作。這是神的智慧，因為愈現代化，環境愈複雜，實行「共產」就愈發困難。何況，人性若不被更新，什麼制度都有漏洞。神的救贖並不是要改變人的制度，而是更新人性。「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後五17）——這才是信耶穌的真正目的和結果。

全人更新

聖經中有個名叫撒該的人，是個稅吏長。在耶穌的時代，猶太人被羅馬帝國統治，撒該竟然替羅馬官府收稅，是個十足的「猶奸」。他又是個財主，仗勢欺人，不少錢財是靠魚肉鄉里、中飽私囊而來。當他遇見耶穌，稱呼耶穌為「主」時，他立刻說：「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我若訛詐了誰，就還他四倍」（路十九8b）。用當今的話說，他可能必須變賣豪宅、遊艇、法拉利等等，來兌現他的承諾。

撒該遇見耶穌時，耶穌還沒有被釘十字架，撒該又怎麼因信耶穌而得救呢？十字架的救恩是超越時空的。無論什麼時代、地方的人，要得救都是靠耶穌。

希伯來書九章15節說：「為此，他（耶穌）……既然受死，贖了人在前約（指舊約）之時所犯的罪過，便叫蒙召之人得著所應許永遠的產業。」馮蔭坤牧師解釋道：「基督之死的救贖是追溯既往又涉及將來的。……基督受死的功勞……使舊約的應許得以實現。」〔參天道《希伯來書（卷下）》，頁99〕

我們今日離耶穌的受死已經兩千多年，我們也不住在耶路撒冷——時空間隔都很遠，他的血又怎麼洗我們的罪呢？感謝主，耶穌是超越時空的神，他的寶血永遠有功效。希伯來書提到「基督獻了一次永遠的贖罪祭」（來十12），彼得也指出：「你們得贖，……乃是憑著基督的寶血，……基督在創世以前是預先被神知道的，卻在這末世才為你們顯現」（彼前一18~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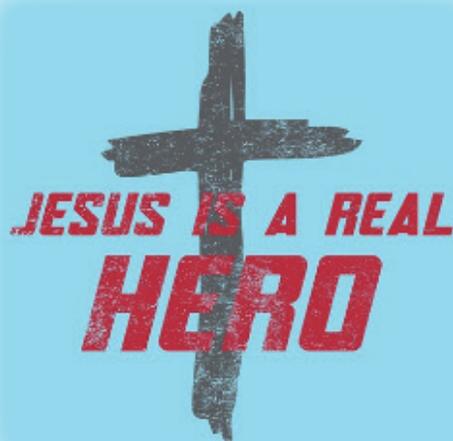
因此，撒該也是因信耶穌而得救。他一得救，整個性情就被更新改變了——這是使世界和平、人類和諧及個人得救的唯一藥方。✚

作者為資深牧者。



苦難中的 英雄盼望： 再思劉小楓漢語神學中的 基督形象（2之2）

木白



在上篇中，筆者曾指明劉小楓在其經典作品《拯救與逍遙》中聲稱：超越的基督即是受苦的新人，這是劉從革命經歷中獲得的英雄身分意識的投射，以及他與革命遺產不斷糾纏的結果。接下來，我們將進一步考察劉筆下各種舊人和新人的獨特形象。

舊人形象

舊人的兩個代表分別是屈原和陶淵明。劉小楓借用他們的經歷和作品來討論儒、道兩家對超越理解的侷限性。正如劉所解釋的，儒家宣導通過修養工夫的方式追求個體的道德卓越和良好的社會秩序，而道家則強調退出社會和道德秩序以便回歸個人道德生活的本真狀態。然而，在劉看來，這些嘗試卻成為導致兩位著名歷史人物悲劇的主要原因。

屈原被楚王冤屈，不得不流放外地；期間他完成了頗具神秘色彩的詩歌《天問》。詩歌中屈原表達出對世間所有智慧的懷疑和挑戰，從宇宙的起源，到天與地，再到戰國時期的政局。

不幸的是，與約伯或耶穌不同，屈原沒有得



到天（他的儒家上帝）的任何回應，最終悲憤自盡。對此，劉解釋說，一旦儒家信徒在腐敗與殘酷的世界中意識到自己的理想是多麼自欺欺人，他的生活很快就會陷入虛無主義的深淵。¹雖然結局悲慘，但自殺的確是屈原擺

脫絕望的唯一途徑。

這裡我們需要補充的是，將屈原貼上儒門弟子的標籤，在當代學者中頗受爭議。²儘管如此，劉關於屈原絕對忠於君王和難逃厄運的形象描述卻令人印象深刻，因為這正映照出毛澤東時代下左翼知識分子和紅衛兵的集體悲劇。

數百年後，由於親眼目睹了漢帝國的興衰，並認識到儒家殉道主義的侷限性，陶淵明選擇了另一種有意義的生活方式——成為一名修道隱士。與屈原不同，陶淵明拒絕了徹底投身於政治事業並忠誠於帝王。他退隱到鄉野中，將自己塑造成一個自然浪漫主義詩人。在劉看來，這種選擇是富有吸引力的，因為它為那些面對政治世界的殘酷、荒謬和不幸的人們承諾了一種閒適的方式，來追求私人生活。道家的願景是一個超越人類價值和責任的超驗世界，它否定對與錯、愛與恨、理性和情感等人類價值與責任的源頭。³陶淵明遵循著這一理想，似乎找到了個體靈魂的棲息之所：「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但是，正如劉所警告的，道家理想並沒有引導詩人進入具更高價值的真正超驗世界，而是將他引入了更低層次的本能和欲望的自然世界。事實上，它教導人們，最偉大的智慧是對自己和他人的困苦麻木不仁。據此，劉斷定這是一種更為糟糕的異化，因為人們一旦追隨這種理想，便會在暴力和苦難中任由自己的心變成冷酷的石頭。⁴

新人形象

劉小楓的比較議程並沒有止步於此，它還包含了另外兩個關鍵的嘗試，來辨識何為真正理想的人性。新人的第一個形象賈寶玉，是由清代

他不願接受超越的基督會帶來正義的最終審判，並呼召施暴者們悔改。換言之，他忽視了基督救贖之愛的一項重要使命。He did not embrace the final judgement of the transcendent Christ, which would bring about justice and call upon the perpetrators to repent. In other words, he overlooked a significant mission of the redeeming love of Christ.

作家曹雪芹在其不朽作品《紅樓夢》中勾勒出來的。曹雪芹試圖將性愛作為一種新元素，注入到寶玉所代表的理想人性中，並透過這種方式來補足道家傳統的缺失。這是因為在曹的理解中，舊式的自我逍遙的生活方式並不徹底，無法超越人類的苦難。關鍵是要通過美好的性愛來培育身心，追求幸福。⁵

然而，小說中寶玉的悲劇也揭示出曹雪芹的新人是多麼脆弱：寶玉無法承受失去心愛之人的重擔，很快就發現他的心變得如此陰暗和荒涼，以致於餘生只能在佛寺中度過。劉小楓也否定基於性愛的浪漫主義可以開出人性之路。⁶

新人的第二個、也是決定性的典範，是現代中國文學家魯迅。在劉眼中，魯迅之所以與眾不同，並不是由於他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顯赫地位，而是魯迅畢生對崇高事業的奉獻、不妥協地與邪惡鬥爭，以及樂於為他人犧牲的精神。這些都代表了新人前所未有的高度。魯迅拆解了儒家的聖王之道，摒棄了道家的淡泊寧靜，這些使他已經超越了舊人的典範。他還通過肯定個人的生命權，來完成曹雪芹未竟的事業，從而為中國人描繪了一個新的人性願景。由於這些原因，魯迅不愧為知識分子英雄，並被劉賦予了與紅衛兵所熟知的著名「英雄戰士」同等的地位：

擲開這塊石頭的艱難嘗試是這樣來進行的：一個人用自己全部生命力量把石頭頂起來，讓後來的人們從石頭縫隙中穿過去。這好比故事中一位英雄用胸口堵住敵人的槍眼，讓戰友們安全地衝過去。

然而，與「英雄戰士」的犧牲相比，劉很快就開始質疑魯迅犧牲的價值：

我們不得不關心的是：頂起石頭的英雄會不會被石頭的壓力扭曲甚至被同化為石頭？當他把一切石頭性都肩起來時，他會不會被石頭性吞噬？如果他自己肩



起石頭是以石化為石頭為代價，否則就沒有力量肩起石頭，人們從他身下匍匐而過會不會被石化呢？即便他肩起了石頭，人們進入新的天地仍會以石頭為路標，那麼，他所指引的新的天地不依然是一個石頭世界麼？既然他的犧牲是由於他肩起石頭，那麼這絲毫不能與補贖式的犧牲相比，因為他沒有引入一種新的力量，新的性質，沒有阻斷原有的東西。⁷

劉擔心，鑒於魯迅懷疑任何超越救贖的源泉，他對邪惡的激進反抗和對受害者的慈悲之愛仍有可能發生異化，他的新人主張便因此不再可靠。作為新人的代表，魯迅與基督的關鍵區別在於：沒有來自超越上帝的保證，魯迅的善意就永遠無法推翻現世上帝的暴政，拯救人類免於其暴行。可以說，正是從對魯迅的懷疑中，我們終於窺探到了劉小楓受惠於新人工程，進而深信不疑的事實。

結論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劉小楓的新人比較研究，涉及到兩條批評的路線。他表面上批評儒、道等傳統宗教對人的道德能力的樂觀看法，但這只是他簡單地將毛澤東思想中人性可達至完美的主張歸咎於傳統宗教。在如此操作中，他其實又在仿效毛，發動一場針對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戰，從而暴露出他自己對新人項目意識形態教條的無條件接受。

此外，這種指責歷史人物忠於或背叛宗教教義的做法，事實上也與革命時代下知識分子自我批判的普遍做法相呼應。更耐人尋味的是，他將宗教作為毛式集體暴力的替罪羊，進而為主要的施暴者和年輕的追隨者們開罪。

這些事實都表明，作為曾經的紅衛兵一員，劉在心底仍然忠誠於革命英雄的塑造者——毛澤東。因此，他不願接受超越的基督會帶來正義的最終審判，並呼召施暴者們悔改。換言之，他忽視了基督救贖之愛的一項重要使命。

那麼，劉的真正目標又是什麼呢？正如本文上篇說明的，他試圖挑戰各種新人的願景，認為新人只不過是現代人本中心的投射，只有超越的基督才是希望所在。然而，受制於革命浪漫主義視角，他對神聖超越的追求只取得了部分成功。

一方面，他指責革命體制剝奪了個體的人性和愛的的能力，正如文化大革命的集體暴力和道

以劉小楓為代表的中國公共神學家……至今糾纏於共產主義願景和暴力實踐之間。
The Chinese public theologians represented by Liu Xiaofeng ... continue to grapple with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communist vision and the practice of violence.

德虛無主義所暴露的。另一方面，他堅持認為，只有具備救贖之愛的浪漫人物才能照亮被壓抑的人性，重建道德生活的希望。由於基督的公義審判已經徹底從他救贖的愛中被摒除出去，剩下的任務就只有安慰那些經歷過痛苦和創傷的受害者了。

總而言之，新人的概念不僅使劉小楓得以比較不同類型的理想人性並闡明其終極形式，而且使我們能夠看清，他對超越基督的接受中存在的嚴重問題，和與革命遺產之間的複雜糾葛。

從劉的思想與作品中，我們可以揭示當代中國公共神學所要解決的一個困境：從一開始，它就對紅衛兵一代所秉持的革命價值觀和毛氏政治伎倆保持了沉默，進而在面對當下共產主義暴力統治出現死灰復燃的景況時，屈服於為暴力體制辯護的意識形態教育和宣傳。

本文的個案分析，有助於我們對以劉小楓為代表的中國公共神學家所處的獨特歷史和神學處境做出全新的判斷，看出他們至今仍糾纏於共產主義願景和暴力實踐之間。

最終，我們希望服務於這樣一個目標，那就是：根據超越的上帝之聖言，對當代中國基督教的學術實踐進行批判性反思，並以此貢獻於中國教會和社會的真正解放。✚

作者為旅德學者。

註：

- 1、劉小楓：《拯救與逍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頁135。
- 2、相關討論參見Gopal Sukhu ed. *The Songs of Chu: An Anthology of Ancient Chinese Poetry by Qu Yuan and Others*, 2017, 11-39.
- 3、劉小楓：《拯救與逍遙》，頁258。
- 4、同上，頁239-241。
- 5、同上，頁326。
- 6、劉將曹雪芹歸之於道家傳統的論斷，在當代紅學領域頗成問題，相關成果參見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1987年版。
- 7、劉小楓：《拯救與逍遙》，頁393-4。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_____ Mrs. _____ Ms. _____ Rev. _____

收件者 (中文) _____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Tel.) _____

(e-mail) _____

以下項目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請酌增郵費。

雜誌／期刊

_____ 恩福雜誌從第_____期開始 (一年四期成本約20美元)

_____ 《基督教與中國》 (每輯建議奉獻8元)

第一輯 _____本 第二輯 _____本 第三輯 _____本

第四輯 _____本 第五輯 _____本 第六輯 _____本

書籍(以下為建議奉獻)

_____ 《恩福靈筵—哥林多前書》 _____本 (9元)

_____ 《跨越傳統尋真理》 _____本 (15元)

_____ 《當心靈飛向寶座—主禱文闡析》 _____本 (12元)

_____ 《文化宣教面面觀》 _____本 (20元)

_____ 《宇宙本體探究》 _____本 (20元)

_____ 《聖相遇見小故事》 _____本 (10元)

_____ 《穿越科學的迷霧》 _____本 (15元)

_____ 《生命的U-Turn》(繁) _____本 (10元)

_____ 《生命的U-Turn》(簡) _____本 (10元)

_____ 《生命的U-Turn》2 _____本 (8元)

_____ 《中國現代化視野下的教會與社會》 _____本 (20元)

_____ 《基督教文字傳媒與中國近代社會》 _____本 (30元)

_____ 《基督教與社會公共領域》 _____本 (15元)

_____ 《談天說地》 _____本 (20元)

_____ 《中國基督教研究》 _____本 (10元)

_____ 《同信、同心、同行》 _____本 (20元)

支票奉獻抬頭：BCMF

請寄至：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網上奉獻：<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Zelle奉獻：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enfu1994@gmail.com

陰雲變晴天 風雨生信心

笛子

「你有沒有與神建立個人的關係？」在我小的時候，教會裡的叔叔阿姨們經常問我這個問題。因為我的爸爸媽媽都是牧師，會眾們擔心我信主只是因為家庭環境和父母職業，而非真心相信。

說實話，這個問題令我非常煩惱。我從小在教會長大，信靠上帝就好像是呼吸和心跳一樣自然。我沒有像其他基督徒一樣擁有那個奇妙的「轉折點」，沒有不信的經歷，沒有重生之前的掙扎，也似乎沒有體會救恩來之不易的喜樂。這個領悟使我低落，我覺得自己與其他的基督徒相比，好像失格一般。

這個問題一直困擾我到十二歲。

一日晴天的應許

那年，我讀完了小學六年級。但我的戶口所在地位於另一座城市，這使我無法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參與小學升初中的搖號。我和父母一起迫切禱告，為接下來的學校祈求上帝的引導。有天夜晚，我做了一個夢，夢到同學對我說，去學校的路正在修理，要繞道而行。與此同時，父母也打聽到了一所在廣州的主內學校。我們三人心中都有平安，於是父母與我一齊決定，讓我去廣州上初中。

廣州距離我的家鄉內蒙古有十萬八千里遠，氣候也大相逕庭。尤其是4月份，我生日所在的這個月，廣州經常陰雨綿綿，空氣濕得可以直接捏出水來。一連幾個月陰沉的天氣讓我的情緒高漲不起來，再加上初到陌生城市的孤獨和迷茫，都令人鬱鬱寡歡。於是我向上帝禱告：「主啊，我今年的生日禮物，什麼都不求，只求一日的晴天。」說完這句話之後，我自己都覺得好笑。業務繁忙的上帝怎麼可能會因為一個小女孩的祈求，就大費周章地改變一座城市的天氣呢？

好笑歸好笑，我心底還是抱有一絲隱密又膽怯的期待。可是，臨近生日的前幾天依舊是烏雲密佈，風雨交加。我使勁把自己的願望壓在心底，害怕會失望。當天早上起床之後，我連臥室的窗簾都不敢拉開，低著頭吃完了早餐。下樓梯的時候也不敢看樓道

的窗戶，直到站在一樓的大門前，我閉著眼，深吸一口氣，推開了門。

我從沒見過那樣瀲灩的晴天。太陽高高大大、明明白白地掛在天上，周圍連一絲雲彩都沒有。視線所及的景色清晰得好像加了濾鏡，迫不及待擠進人的眼睛裡；一花一草都折射著太陽的光芒，是那麼溫暖可愛。明明前一天還陰雲滾滾，現在卻是明媚無比的大晴天！

我站在溫暖得像海水一樣包裹著我的陽光之下，心裡的愛滿得快要溢出來。在那一刻，我真實地感受到從心底裡與主的連結。祂好像注視著我說，看吧，在祂沒有難成的事。我又驚訝於祂的大能和慈愛。天啊，那位掌管宇宙萬物的上帝，居然會因為我的一個微不足道的祈求，做這麼大的一件事。

就在那天，我理解了兩個事實：第一，上帝的大能是真實無誤的，改變一座城市的天氣對祂來說是一件易如反掌的小事；第二，就算這件事對上帝來說很容易，祂可以選擇忽略我的請求，可是祂卻選擇使用祂的大能來向我展現祂的愛。我的生命就在那天的陽光之下，與祂連結了。

異鄉求學的應許

但是故事不止停留在這裡，就如同上帝從未應許信靠祂的人不會受到任何磨練。我接下來面臨的最大挑戰，出現在高中畢業、準備上大學的時候。

由於我讀的初高中都是主內學校，沒有辦法參加國內公立大學的高考，我只能向外尋找，報考國外的大學。令人驚喜的是，我申請的四所大學都給了我入學許可。可是，我們家無法承擔學費。

美國的大學需要家庭出示能夠支持我讀完第一學年的財產證明，但我家沒有經濟能力給出這樣的證明。我看著父母聯繫他們的親朋好友，好聲好氣地捧著手機講話，突然覺得很心酸。好像一直頂天立地、像超人一樣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父母，一夜之間老了很多，不再無所不能了。

我跟在父親後面走，他在手機的通訊錄裡翻找

我發現上帝不會在旅程的開始就把整個大禮包都送給我。祂會在每一個小站、每一處我最需要的地方、為我提供最合適的幫助。I've come to realize that God doesn't hand me the entire grand gift packag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journey. Instead, at each small station, at every point where I need it most, He provides me with the most fitting assistance.

還沒聯繫過的人。我心裡又歉疚又挫敗，對上帝產生了一絲隱隱的埋怨——為什麼不讓我們家有錢一點點呢？我用腳踢著路上的小石子，望著天，心想：「如果上帝願意從天上踢下來一塊小石頭給我就好了，新耶路撒冷可是用金子鋪的街，只要一小塊，我也不貪心，就可以解決我這迫在眉睫的問題。」

天上當然沒有掉金子給我。問題依舊擺在眼前，所以我心裡憂愁，清早起來去附近的一個小湖邊與主說話。上帝的回應非常奇妙。祂有時並不直接回答問題，可是作出的答覆卻常常可以解決問題。就在我默默流淚祈禱的時候，我感到祂的聲音和湖水拍著岸邊的水聲一齊抵達了我的心裡。祂說：「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這聲音綿延不絕，從不止息，像海浪一樣一次又一次在我耳邊回響。我意識到，就算在我沒有這樣迫切祈求的時候，祂也一直在對我說話，因為祂的愛一直向我們發出，從來沒有中斷。

上帝並沒有告訴我要去哪所大學，但祂告訴我祂愛我。所以問題解決了，不管我去哪裡，都有祂為我預備的美好旨意。我大膽地接受了最想去的地方的錄取通知書。就在我支付了訂金的第二天上午，一封郵件抵達了我的郵箱，裡面是這所大學追加給我的獎學金。這筆獎學金一下子就把財務證明所需的數字降到了低於其它三所學校的位置，我們家的壓力小了很多。這是我第一次如此切實地體會上帝信實的美善。我靠著信心，剛剛踏出了一步，祂就給了我出人意料的平安——好像蹣跚學步的小孩子朝著父親的方向走了一下，就被父親抱起來鼓勵誇獎。

學費供應的應許

在我確定了學校以後，父母的親朋好友也陸續匯來了款項。我帶著兩個大箱子，連同眾人的祝福，以及一顆對未來毫不知情但做好了準備去闖蕩的心，坐上飛機出發了。

在上大學期間，我只要有活就幹，學校發出來的所有招人的崗位我都申請過。除了第一個學期沒有工作以外，從第二個學期到畢業，我一直在勤工儉學。收銀員、廚師、洗盤子、助理，這些我都做過。我經常下了課就馬不停蹄地跑到工作的地方，下班以後再跑到圖書館寫作業。求職的過程中，有上帝美好的安排和指引，也有祂關上的門。

有一個學期，帳戶裡的錢實在不

夠支付學費，我便向上帝祈求，把這件事交託在祂的手上。結果在學期末，我和當時參加的教會說了這件事以後，他們就往我的學生帳戶裡打了4,000美金，正好是我祈求的數目！負責人在電話裡對我說，牧者家的孩子不需要擔心這些事，自有神家的人來幫助。我除了站在屋子中間不讓自己哭得太大聲而緊緊捂住嘴以外，就只有感恩上帝的供應和主內家人的愛心。

走在信心的旅程

現在，我成為了恩福大家庭中的一份子，我讚美不盡上帝的恩惠並由衷感謝恩福的幫助。與此同時，我也想成為祝福流通管道的一部分。

所以，今年7月份，我去了四川大涼山，跟著志願者團隊去探訪貧困家庭。我也參與了關於愛滋病的研究項目，想要出一份力，讓一些人過得更好一些。承受祝福者，必要傳遞祝福。恩福如此祝福我，我也會盡自己所能，靠著主的恩典和力量，把祝福和福音傳出去。

我現在依舊走在信心的旅程上。我經歷過付完房租就吃不起飯的光景，也有過銀行卡上只有兩位數的情況。我們家的經濟狀況依舊和我上大學之前一樣，天父還是沒有從天上踢下金石頭給我。但是神蹟就在這裡。我雖然沒有一夜暴富，可我的存款好像以利沙為那位寡婦祝福的油罐一樣，雖然不多，但一直有。上帝持續地供應我，讓我信靠祂的預備，安心在祂裡面。每次好像快要見底，卻是重新經歷恩典的時刻。從大學到讀博士的這段旅程不能說一帆風順，但它讓我能稍微體會摩西和亞伯拉罕的信心在曠野裡逐漸堅定的過程。

我發現上帝不會在旅程的開始就把整個大禮包都送給我。祂會在每一個小站、每一處我最需要的地方，為我提供最合適的幫助。祂持續帶領著我，從一個不會走路的嬰孩，成長到可以蹣跚著向前探索的小孩子。我開始感激上帝為我預備的家庭、父母和學校。因為如果不是這樣，我將永遠無法體會祂智慧和祂大能的供應。所以，我已預備好把自己所有學識和經驗都為主所用，將自己的一生獻上，為祂的國和義作工，直到生命的末了。✚

作者是恩福神學生，現於福樂神學院攻讀博士學位。



飛越千山來相會 家人聚首愛相隨

——2023年恩福家人退修會小記

程媽

「好久不見，別來無恙！」
「久聞大名，終於見面，請多指教！」……

7月19至22日，2023年度恩福家人退修會在德州休士頓拉開帷幕。這是恩福一年一度的盛事，亦是一項重要的傳統。然而過去三年，因著疫情的關係，聚會只能變實體為線上——隔著屏幕，總覺得缺少了什麼。

終於，2023年夏季，睽違三年的恩福家人們走出了屏幕，在真實的空間中再次聚首。除了資深的家人們，此次也有過去三年內新加入的家人，對彼此的姓名早已耳熟能詳，也屢次透過線上聚會互相領略過風采，但是面對面卻是頭一次——能夠親眼看見你，感覺真好！

多向奔赴，齊聚德州

有人說：「無論愛情還是友情，必須雙向奔赴才有意義」，而恩福家人們的聚會則是多向奔赴。大家從各自居住的地點，飛越千山萬水，抵達德州休士頓，只為與彼此相見，享受這四天三夜的團契。此次除了美國各大洲的參與者，也有從加拿大跨國而來的神學生。退修會的那幾日，休士頓正值百度高溫，而大家的心情也如同當地的氣候一樣火熱。

19日晚間，退修會正式拉開帷幕。陳祖幸牧師作為此次聚會主要負責同工和休士頓當地的東道主，歡迎家人們到來。他表示，這是恩福家人退修會首次在德州舉行，一方面為了體恤大家長陳宗清牧師夫婦（往年都在加州爾灣舉行，大家長非常辛苦）；二方面加州的開銷比較大，作為神的管家，有責任選擇更加經濟實惠的地點；三方面則是盼望擴展恩福在德州的影響力。籌備退



修會是讓人謙卑的過程，從中看到神的偉大和豐富。並非東道主餵飽大家，而是神親自作東與供應。

此次退修會的主題與健康有關，神正在做非常美好的事情，超出我們所求所想。

主題信息，全人健康

陳宗清牧師分享了主題信息「全人健康和服事」。以下是信息摘要：

今天我們不談服事，而是談神工人如何保持健康，因為人是一個「整全的存在」（Holistic being）。祖幸牧師為第87期《恩福》雜誌寫了「屬靈領袖身心靈的自我關顧」一文，提及世界宣明會創辦人皮爾斯（Bob Pierce）的故事——他許諾會照顧神的家，並求神眷顧自己的家。然而，這樣的態度並不正確，因為服事者必須看顧自己的家以及健康。美國和中國的牧者，均在身心及家庭方面遭遇挑戰與危機。根據pastorburnout.com網站2015年的數據統計：有13%在職牧師是離婚的；33%牧者事奉的第一個五年，就覺得要崩潰了；45%的牧師處於憂鬱或崩潰狀態，必須暫停服事，獲得休息。

牧者的疲倦和崩潰，常與「事工導向」的危機關係密切。「事工導向」會產生許多錯誤的心態——把教會當作企業經營；動機是「事奉的績效或表現」；一味追求「教會增長」，導致同工有壓力。牧者不懂得分辨什麼是個人的雄心，什麼是神的託付，在每日的時間安排中，將「優先次序」弄錯了。

如何操練平衡的生活與服事？平衡的關鍵不是用人的方法去規劃，而是在主裡的安

全人健康的學習，就是一生能「最大化」地被神使用，且在神安排的時間被接回家。
The pursuit of complete well-being throughout life is about being maximally available for God's use and being called back to the heavenly home in God's appointed time.



息。1、把握正確的優先次序：神是首要，再有就是配偶。2、服事要以愛和關係為導向。3、平衡不是指事件，而是神引導中的安息。4、要有合乎聖經的休息和休閒。安息讓我們進入美好的關係之中，以至恢復能力，並讓我們有創造力，從Rest（休息）到Relationship（關係）到Restoration（恢復）到Recreation（重新創造/娛樂）。

身體的鍛鍊是屬靈的操練之一，全人的健康是一生的學習。全人健康的學習，就是一生能「最大化」地被神使用，且在神安排的時間被接回家。

家人分享，傾心吐意

本年度退修會注重神學生的分享，並首次將分享分為「學業進度與挑戰」、「生命與服事」、「家庭狀況」三個段落。大家擁有不同的學術領域和進度，在不同的地點服事，來自不同的背景，但因著在基督裡和恩福大家庭的愛，得以齊聚分享挑戰和心得，親密無間，傾心吐意。學術和服事的艱辛之路，因為有同路人而變得不再孤單寂寞。

在「家庭狀況」的分享環節中，神學生、配偶和孩子一同上台，展示生活中充滿樂趣的照片。神學生感謝配偶的支持陪伴，配偶時而感恩，時而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吐槽，場面溫馨而有趣。也有少數目前還是單身的神學生，求神帶領和預備。

畢業生們則分享了過來人的心得，給予後輩勉勵與鼓舞；同時也介紹了服事工場及家庭狀況，他們的幽默和激情令人難忘。恩福宣教士們傳來視頻，訴說在宣教工場、身心健康以及兒女教養等方面所面臨的挑戰。

「恩福」之夜，恩滿「福遍」

21日晚間，在福遍教會舉行「恩福之夜」，

向德州的弟兄姊妹介紹恩福的異象，讓大家瞭解什麼是文化宣教的使命。

陳宗清牧師指出，華人很難信基督教，因為基督教是強勢文化。因此，我們需要透過文化包裝，將信仰傳遞給華人；在對傳福音的土壤有所瞭解後，才能知道如何播種、撒種、灌溉。恩福的願景是「改變中華文化土壤，成為接受福音的沃土」，異象是「福音轉化中華魂，真道重建世界觀」。

六位恩福神學生、畢業生從各自的經歷、服事和研究領域作了分享，表達出帶領中華歸主的負擔和心志。

當夜的聚會吸引了近百位會眾到場聆聽，盼望恩福成為眾教會的祝福。



健康實練，董事分享

此次退修會以全人健康為主題，20日晚，曾在貝里斯進行醫療宣教的周武藤弟兄夫婦，為大家帶來了實用的健康資訊。例如，「9、5、3、2、1原則」，即晚上9時開始進入熄火的心理狀態，每日吃5種蔬菜水果，肉類不超過3盎司，每日喝至少2000毫升的水，每餐只吃1種肉。

董事們的分享也令人受益匪淺。22日上午，蘇文峰牧師透過Zoom語重心長地提出重要反思：「為何許多傳道人失足？」他指出，不少傳道人有善工卻無善終，環境、恩賜、職責掩蓋了罪人積習，值得深思與警醒。陳愛光牧師用視頻分享了近況，他正在經歷從系統神學到應用神學的領域轉變，致力於推動傳道人提升講道能力。

離別依依，來年再會

四天三夜的聚會很快進入尾聲，大家依依惜別，互道珍重，約定來年再會。📺

但願這幾個短暫的靈修默想主題，在每一位與會家人的心中，在神的永恒坐標裡，一如《公園裡》的「吻」，可以成為「瞬間的永恒」！May these brief moments of spiritual reflection become, in the hearts of each attending individual, like the "kiss" in "In the Park," an "eternity of the moment," anchored in God's eternal coordinates.



靈修時光的默想

天靈（退修會晨間靈修帶領者）

以往退修會中，靈修時光都是恩福的資深董事給年輕一輩家人勸勉性的信息分享。但是，今年的退修會更換地點，從董事們匯聚的西岸加州遷移到遙遠的美南邊陲休士頓，能來參加退修會的董事寥寥可數。同時，我們也希望經過了漫長疫情煎熬的家人，特別是在讀博生涯中身心靈疲憊的恩福神學生們，可以在靈修時光裡真正地親近神、經歷神，重新得力與更新。故此，我們安排了三個早晨默想神話語的專題。

第一天靈修默想的主題是「神的形象與我全人的生命價值」，旨在提醒每一位與會的家人，無論過去一年經歷怎樣的艱辛與不易，都不忘自己在神裡面的尊貴生命！默想的經文是反映神形象的創世記一章27節和反映神造每一個人生命都奇妙可畏的詩篇三九篇14節。默想的問題是：1、神按祂的形像造我，也按祂的形象造我為男人（或女人），這對我作為一個人，以及作為一個男人（或女人）有什麼意義呢？2、我感受到這些意義了嗎？如何體現的？

第二天靈修默想的主題是「苦難的真實意義，我經歷到和體會到了嗎？」古語說：「人生不如意八九，如意只一二」，這可以說是墮落世界的常態。但是，可以叫凡事互相效力的神，卻會因著祂的慈愛、智慧與能力而翻轉我們的苦難，並最終賜福於我們！默想的經文是約伯記四十二章5、8b、10、12a、17節。默想的問題包括：1、約伯經歷的苦難有哪些？苦難對約伯的意義有哪些？2、我個人經歷過或正在經歷哪些苦難？我從自己的苦難中獲得了什麼意義

嗎？3、假如我沒有經歷這些苦難，我會失去什麼嗎？4、神要怎樣使用我的苦難來賜福予我，而我還沒有意識到和經歷到？

第三天靈修默想的主題是「發現自己是深蒙神愛的人！」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耶穌所總結的兩個最大誡命和一個新命令，它們都是關於愛的命令。現實中，我們都知道這些非常難以落實。為了活出愛，我們需要走上發現愛的旅途，就是發現自己是深蒙神愛的人！默想的經文有馬太福音二十二章37至39節、哥林多前書十三章1至3節和約翰壹書四章19節。默想的問題包括：1、我們為什麼容易追求頭腦上的知識、行動上的能力，而單單缺乏愛？2、愛神、愛人和彼此相愛，都不容易，那麼神為什麼給我們兩個誡命和一個新命令？3、神是怎樣先愛你的？請列出神先愛你的清單，包括神愛你的各種方式和內容。神通過哪些渠道和哪些人來愛你？4、發現自己是蒙愛的人，對你有哪些意義呢？

退修會上靈修的光陰短暫，幾天退修會的時光也飛逝而去！但願這幾個短暫的靈修默想主題，在每一位與會家人的心中，在神的永恒坐標裡，一如《公園裡》的「吻」，可以成為「瞬間的永恒」！



家庭意義、挑戰與應對

陳園余傳道/師母（退修會分享者）

孩子帶來的挑戰與應對

某神學院院長有天提早結束工作回家，孩子疑問：「他是誰？」媽媽回答：「是爸爸啊！」不料孩子語出驚人：「他不是！主日講台上的那位才是爸爸。」這驚世警語並非虛構！

身為Dr. TO BE（準博士），家庭、親子、夫妻關係不應被犧牲，更要經營。

1、以神為本的親子關係（詩一二七3；弗六4）

家的中心乃是神！所求父母（管家）的乃是忠心，引導兒女認識神，將來為神所用。非以父母期待或社會標準來要求兒女，乃按神心

意來教導，以聖經為原則。

2、以聖經為原則的教養觀（生命的年數與平安，箴三1~2）

向世人描繪一幅「伊甸園生命樹」的圖畫。如何能得之？

3、品格：心存慈愛和誠實（蒙恩寵有名聲，箴三3~4）

希望孩子成為生命美好、得神和人喜愛、蒙恩寵有名聲的人？或是有好成績、高成就？

4、信仰：專心仰賴耶和華（一切必得指引，箴三5~6）

建立孩子的自信心，掃除障礙以保障將來的成功？或是教導他凡事專心仰賴耶和華，以神為倚靠？

5、生活：敬畏神遠離惡事（蒙醫治得滋潤，箴三7~8）

與生命樹對比，伊甸園中分別善惡樹又被稱為智慧樹。教導孩子謙卑，以神的智慧為智慧，真實敬畏神？或讓他目中無人更無神，靠自己，自以為有智慧？

6、財富：獻上所有尊榮神（充滿有餘，箴三9~10）

教導孩子所有都是神的恩賜，當獻上所有

榮耀神？或者只在意孩子學的東西有沒有「錢」途，將來能賺進幾桶金？

夫妻關係在其中的狀況

1、夫妻>兒女>父母

「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創二24）。神是中心，然後夫妻，再來才是親子、父母。夫妻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彼前三7），需要在婚姻中持續用心經營，累積愛的存款。

2、丈夫作頭，妻子是頸脖

「想要走得快，你就一個人上路；想要走得遠，你需要結伴同行。」單身或結婚各自有其辛苦與難處；但若已結婚、有家有室，卻活得像單身（喪偶式/偽單親家庭），豈不更加辛苦？！

聖經吩咐丈夫是頭，要捨己愛妻；萬不能期待較軟弱如頸脖的妻子承擔身為頭的角色。

3、夫妻各自都需要團契生活

特別是妻子！需要丈夫放手（讓妻子出門團契），妻子也要放手（讓丈夫照顧家庭）。

4、Happy Wife, Happy Life!



第一次親密接觸



恩福神學生

此次退修會中，有五位與恩福「第一次親密接觸」的神學生。有的第一次實體參加，有的第一次線上同步參加。讓我們聽聽他們的心得！

「滿」

郭士恩（多倫多大學）

「千言萬語道不盡」，是我首次實體參與恩福家人退修會之後，腦中浮現的第一句話。

睽違已久的實體退修會，果然不負所望地成為今年的一大亮點，也彷彿為我在漫長寫作過程中逐漸疲乏的心靈注入了一劑強心針。儘管一年一度的家人聚會已然落幕，我也早已回到千里之外的加拿大多倫多，恢復日常的論文寫作，但當我憶起家人們在休士頓的相聚，那敬拜、禱告、

分享的聲音仍然縈繞耳畔，心中的澎湃和激昂立時重新燃起……

在這次難能可貴的相聚中，我的收穫可概略分為知性、感性和靈性三個方面。先說知性：由於先前的疫情，我跟大部分的恩福家人都是「初次見面」（頂多在線上見過），而幾天下來的交流和相處讓我終於有機會認識到每位家人，同時也擴展了我的眼界，讓我對恩福的使命、異象和國度觀有更深層的瞭解。

至於感性的層面，則體現於我們全家在整個退修會過程中真實感受到的愛與關懷，就像瀑布的水澆灌在我們心裡，讓我們感到好滿足，好溫暖。除此之外，每天早晨的靈修分享、會後的彼此代禱、神學生同儕的分享和見證，都讓我的靈

我在過程中感到聖靈滿滿的同在，也看見神賜給每個家庭滿滿的恩典。
I felt the presence of the Holy Spirit throughout the process and also saw God's abundant grace bestowed upon every family.

性為之振動，大大得到鼓舞，且因著看見神在各個環境中的奇妙作為而興奮不已。

如果要我用一個字來形容這次退修會，那就是「滿」。我在過程中感到聖靈滿滿的同在，也看見神賜給每個家庭滿滿的恩典。我們全家彷彿空空地來，卻滿載祝福喜樂而歸！短短四天三夜，卻帶來許多積極的轉變：許多關係被建立，許多連結得堅固，我也收穫滿滿的鼓勵和安慰。我真實體會到，原來我不是一個人獨自奔跑，而是有一群人陪我同跑；原來神並沒有忘記我們一家，而是一直藉著多人的禱告和支持托住我們。

還有太多感動，筆墨訴說不盡。總歸一句：我們滿心期待下一次的相會！



健康「三高」

龍降恩（惠頓學院）

2023年恩福家人退修會於7月19日至22日在休士頓郊區的密蘇里城舉行。這是我第一次參與恩福的實體退修會，受益良多，感觸頗深。

眾所周知，「三高」（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是越來越多當代人的健康殺手。而我本次參會的感受，除了休士頓酷暑的高溫以外，可以歸納為健康「三高」：退修會對神學生的關注度高；參會者中「恩二代」的比例高，以及恩福大家庭的鬆弛感高。

第一，退修會對神學生的關注度高。據陳宗清牧師反饋，本次退修會是第一次主要圍繞神學生設計開展的。每一位神學生都有機會在三個時段分享三方面的現況：學業、個人生命與服事、家庭。這讓我深感被傾聽、被關愛和被支持；也是寶貴的機會，可以彼此瞭解，互相學習。

第二，參會者中「恩二代」的比例高。包括中國在內，東亞生育率處於全球最低，導致了各

種緊迫的社會問題。然而，可喜的是，恩福神學生家庭都普遍「生養眾多」。本次43位實體參會者中有17個孩子！我由衷感恩，我們一家四口，還有母腹裡的三寶，有機會一同參與本次退修會。恩福對神學生整個家庭的慷慨支持實在難能可貴！

第三，恩福大家庭的鬆弛感高。「鬆弛感」是時下熱詞，它提倡鬆弛平和的家庭氛圍，讓孩子健康成長。多位恩福家人在分享中把陳宗清牧師及師母稱為「大家長」，但恩福沒有讓我感受到緊張和壓迫的「家長制」。雖然每個人的背景、性格、觀點、表達等都迥然不同，但是在鬆弛安全的屬靈家庭氛圍中可以多元合一、和而不同。

本次退修會雖多有亮點，但仍有遺憾。比如，由於退修會首次在德州舉行，實體參與的恩福董事較少；退修會的日程安排密集，留給恩福家人分組及自由交流的空間不夠；具體學術內容探討較少，期待日後能舉辦恩福學術研討會。

最後，我衷心感謝本次退修會的組織及服事同工，無法一一提名感謝，願主記念。感謝神藉本次恩福健康「三高」退修會，使我們身心靈得以充電和更新，從而「穩行高處」！



親切和平安

龍健（哥倫比亞國際大學）

感恩有機會參加此次於休士頓舉行的恩福家人實體退修會。四天三夜的聚集，總體感受可以用兩個詞來形容：親切和平安。

感覺到親切是因為，各位家人都很謙卑和氣、平易近人。跟恩福家人相聚已經不止一次了，但以往都是在網路上。在過往這些聚集，大家的分享給我留下的較深印象是：人人都很優秀，個個都很出色；這樣的印象一方面令我對恩

我感覺自己仿佛是主的羊，聽到了主的聲音。在這樣的一個屬靈氛圍中，我心靈很自由、平安，不需要警醒、設防，可以信任，可以交託。I feel as if I am one of the Lord's sheep, hearing the voice of the Lord. In such a spiritual atmosphere, my heart is free and at peace. There is no need for vigilance or defenses; I can trust and surrender.

福這個群體欽讚有加，另一方面也讓我對這個群體有距離感。加諸是在網上聚會，只能聽大家一個接一個地「高談闊論」，而不能有任何近距離的交通，距離感就更加突出。但是這次的實體相聚，我親眼見到了這些人——見到了他們如何待人、接物和服事，我近距離接觸了這些人——彼此交談、禱告，甚至擁抱。他們所流露的謙卑、平和、真誠，驅走了我裡面所有的距離感，讓我感到非常親切，真如與家人相聚一般。

感覺到平安是因為在內心深處認識到，這是一個在基督裡的群體。頭一天晚上陳牧師的分享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所看重的一些屬靈原則，諸如人重於事的原則、愛與關係的原則、質重於量的原則、忠心到底的原則等，實屬寶貴。我感覺自己彷彿是主的羊，聽到了主的聲音。在這樣的一個屬靈氛圍中，我心靈很自由、平安，不需要警醒、設防，可以信任，可以交託。



舊雨新知在恩福

程媽（正道福音神學院）

於我而言，2023年7月份相當特別。月初，我正式成為恩福的編輯同工；而緊接著的7月19至22日，就迎來了疫情後首次實體恩福家人退修會。

坐標：德州休士頓。過去曾兩次來到這座城市，分別是在2015年底和2018年底的CMC華人差傳大會，與神學院的同工一起擺設展台。而此次則是與恩福家人們的彼此奔赴，心情亦是不同。

四天三夜的聚會，在聆聽豐富信息與家人們美好分享之餘，也體驗了「故友重逢、新友初遇」的喜悅。

此次退修會的室友是恩福駐康州的同工田玲姐妹。自從去年年初成為恩福義工以來，我經常在Zoom會議中隔著屏幕見到這位溫柔的小姐

姐；去年也曾在陳牧師和師母的住家與她相會，可惜只有匆匆兩個小時，意猶未盡。這次有機會同住，自然少不了秉燈夜談——夜色暖人，談話暖心。

自2016年夏日一別，終於再次見到了艷艷、正光夫婦。記得當年大家一起在芝加哥三一神學院參加中國神學生團契會議，正光弟兄正值入學之初，我也剛剛從Th.M.轉成Ph.D.。我與艷艷一見如故，彼此留了微信，後來成為微信讀書的書友。去年，我成為恩福義工和神學生，加入「恩福家人」微信群時，驚喜地發現原來艷艷也在大家庭中。人生何處不相逢！如今一別七年，大家都各自有進步，為正光順利畢業感恩，也很高興艷艷即將開始基督教研究碩士的進修。

感謝主，此次與神學生的太太們有了或長或短的互動與交談，回到洛杉磯後，還在囿余姐妹的邀請下加入了「恩與恩福媽媽聊聊群」Telegram群組。雖然如今的我還是單身，但作為此次唯一與會的姐妹神學生，也樂意加入媽媽群組。這是一個頗具煙火氣的群組，家長里短，倍感溫暖。其實，神學生太太們並非只是配偶的角色，她們有的是女傳道，有的是福音使者，有的正接受各樣的聖經和神學裝備……

這次也與神學生們在各自的研究上有了一些面對面的探討和互動。雖然大家的領域不盡相同，但同樣可以切、磋、琢、磨。

最後但同樣重要的是，豐盛的食物令人難忘。感謝祖幸牧師和李晶傳道細緻貼心的安排，也謝謝教會弟兄姊妹熱情提供機場接送。賓至如歸，流連忘返。

明年是恩福成立三十週年，盼望屆時有更多舊雨新知從五湖四海而來，歡天喜地聚一堂，天南地北話家常，促膝談心訴衷腸。



雖然這次我沒能到現場，但透過屏幕，我感受到了大家對彼此的友善和愛心。

Although I couldn't be there in person this time, through the screen, I could feel the kindness and love among everyone.

第一次參加恩福退修會感想

笛子 (福樂神學院)

今年7月19到22日，我有幸參加了恩福舉辦的退修會。然而，很遺憾的是，因為我當時正在國內探望家人，只能通過線上形式與眾人共聚。

在參加這次活動之前，我對於退修會的內容並不瞭解，也不認識參會名單上的絕大部分人。於是，在充滿茫然又滿懷期待的狀態中，隨著主持人在屏幕另一端的一聲「Hi」，我與實體參加的恩福家人們一起迎來了退修會的開幕。三天過後，我感到被恩福大家庭所認識和接納，嘆服於恩福神學生們對學問的鑽研，也更深地認識到了身體與靈命健康的重要性。在整個會議中，有兩個方面特別觸動我的心：每天早上的靈修時間和學術分享。

在一天的日程開始之前，有弟兄姊妹帶領敬拜和靈修。每次的歌曲都選得很好，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讚美詩，現場和線上的人都在一同唱著歌。一同敬拜過後，大家都活力充沛，精神煥發。這時，田玲姊妹的聲音又會恰如其分地讓人沈靜下來，安靜默想。我很喜歡她的聲音，非常清晰柔和，說話就像講故事一般娓娓道來。我記得有一天靈修的主題經文是約伯記，留下的相關問題與磨難相關。田玲姊妹分享了她自己的經歷。我聽在耳裡，心裡很是佩服她的勇氣和坦誠。我們心自問，無法在人前台上分享對自己來說算是沈重的話題。所以我很欽佩可以這樣做的人，因為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天的敬拜和靈修讓我跨越地理上的距離，與弟兄姊妹們在

靈裡連結，又在默想中進入到主的同在裡。通過這樣的方式開啟一天，精神好像做了SPA一樣舒緩又清明，正好可以聆聽大家的分享。

當我看到第一天的分享主題是學業內容、進度和挑戰時，不免有些擔心，害怕大家鑽研的知識對我來說太過深文奧義，艱深難懂。我實在是低估了恩福神學生們的專業能力！每個人都用深入淺出、通俗易懂的語言和方式介紹了自己研究的方向和領域。我對其中一個報告記憶尤深。演講者研究的主題是經文中詞語的文法，是一個非常具體、獨特的課題。這讓我對於博士學位有了更具像化的理解。每位博士生都站在各自的領域裡最前沿的地方，像破土機的頂錐一樣開拓著尚未有人踏足之地。看到有這麼多忠心愛主的基督徒在學術領域深造，真是令人寬慰又開心。

除了以上兩方面以外，還有很多細節讓我感受到恩福是充滿愛和接納的大家庭。孩子們有自己的活動項目可以參加；主持人常常來電腦面前與我們互動；長輩們對於身體健康和家庭關係的勸勉充滿了深厚的關懷。雖然這次我沒能到現場，但透過屏幕，我感受到了大家對彼此的友善和愛心。明年是恩福成立三十週年紀念，我期待著與大家在退修會見面！



(接封底)

從「性別焦慮」到「變性後悔」

不可否認的是，「生錯身體」的「性別焦慮」確實存在，程度略輕的亦可稱作「性別不安」。美國精神科醫學手冊的定義是：在與生俱來的性別和個人所經驗的性別之間有明顯的不一致，且至少持續六個月之久，並伴隨明顯的痛苦和社交、職能或其他重要領域的損傷。

然而，數據顯示，青少年跨性別的比例，遠遠高於實際「性別焦慮」的流行率！根據美國精神科手冊，「性別焦慮」在出生為男性的成人中比例約為0.005%至0.014%，女性比例約為0.002%至0.003%。民意調查卻顯示，有多達2%的青少年宣稱屬於跨性別。另外，青少年性別焦慮者中，其實至少有85%的人群，成年之前就會停止這種焦慮。也就是說，「生錯身體」的感受雖然真實存在，卻可能是受到各種因素影響產生的錯覺或一時的感覺。倘若在這種不確定的感覺下，貿貿然地改變自己的身體，便會導致不可逆的後果。（參考《斷背山遇上真彩虹》，符濟珍）

瑞典紀錄片《調查任務：變性列車》訴說了這樣的悲劇。進行跨性別治療的瑞典女孩，最終後悔做了變性手術，但是，手術的結果已不可逆轉。看著她們手術前美麗動人的模樣，以及手術後悔恨交加、一蹶不振的樣子，實在令人扼腕！

兩個故事：船過水無痕

對一些人而言，或許數據只是紙上談兵，瑞典紀錄片又距離遙遠；但下面要分享的，卻是筆者身邊的真實故事。

一個身材高大的女生，去洗手間時每每被誤認為是男生，現場驚嚇一片。上大課時，老師也常常將她誤看作男生。酷愛打籃球的她，總有一些女生圍著她轉——學校嚴禁早戀，將一個帥氣的女生作為追捧對象，似乎是安全的。這種狀況讓這位女生產生了性別認同的錯亂和不安，甚至一度陷入同性吸引的困擾。

另一個女生，中學時期意外地被閨蜜表白。她是一個外表看怎麼都不會讓人誤解為女生的女孩，但是，性別不安還是找上了她。

所幸的是，兩位女生並沒有生活在鼓勵跨性別的環境下，焦慮和不安也隨著時間的推移，最終船過水無痕。

「性別焦慮」確實存在，但未必致命（不變性未必導致自殺），很多時候也不是不可改變的。當然，並非每個故事都能以「船過水無痕」為結局。當船比較大的時候，需要更多時間來恢復平靜；而針對更為嚴重的情況，則必須求助於專業的輔導及治療。

父母的關心與呵護是最不可少的。父母應當幫助孩子，從小建立性別自信。當越來越多類似AB957提案出現時，父母更需要與孩子保持良好的溝通，用溫柔的態度傳遞聖經真理，教導孩童走當行的路。

從「創造變調」到「尋回認同」

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性別應當是清晰的，為什麼會有「性別焦慮」呢？難道神的創造不夠清楚、不夠完美嗎？

在創造之初，一切都是好的。然而，今天的我們卻生活在一個墮落後被罪污染的世界。自從創世記第三章之後，完美的創造已然變調。

人，終其一生都在求問「我是誰」這個問題，即尋求身分認同；性別認同是身分認同的一部分。

有一位變性者最終意識到，變性並不能解決其心靈深處的問題。我們或許沒有性別焦慮，但卻有著其它無法自我接納的焦慮——容貌焦慮、家庭關係焦慮、社會地位焦慮等等。針對這些焦慮，我們似乎可以嘗試改變，整形，組建新家庭，追名逐利……然而，最終卻無濟於事。

什麼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呢？誰能幫助我們接納自我呢？唯有那位創造我們的，祂能解決人心深處的、終極的問題。我們無法得到真正意義上的滿足，直到與祂建立連結。

小時候的一首流行歌曲中唱道：「我的心有一個缺口，等待拿走的人把它還給我」。今天，我們也可以對造物主說：「我的心有無數缺口，求祢來填補，讓我在祢裡面得到真正的滿足。」

恩福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地址變更，請即通知本刊，謝謝！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SANTA ANA
CA
PERMIT NO.450

我是誰？ 擁抱創造主所賦予的性別

程媽兒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創一27）

上世紀80年代，中國大陸流行著一句話：「計算機普及要從娃娃抓起」；2023年，美國加州則大力推行：「跨性別教育要從兒童做起」。

一系列相關的法案應運而生。其中，題為「家庭法：性別認同」（Family law: gender identity）的AB957提案規定，如果一個孩子決定要跨性別（包括服用性激素、青春阻滯劑，或改變身體等），父母必須認同，否則父母就會被控告「性別虐待」或忽視兒童健康、安全和福利，從而失去監護權。

該提案自今年2月14日提出後，至9月上旬已在眾議院和參議院雙雙過關。所幸，加州州長於9月22日否決了該項提案。然而，類似的提案或在醞釀，或已出爐……故事還在一遍又一遍地上演著。

立法者聲稱，這樣的提案可以保護孩子的健康和福祉。加大舊金山分校兒童和青少年性別中心的一項研究稱，如果阻止孩子變性，他們的自殺率會高達41%。而作為父母，若拒絕孩子選擇的性別，那麼就是在拒絕那個孩子，就不配為人父母。

事實果真如此嗎？「生錯身體」的感受是切實且致命的嗎？是必須以跨性別、甚至變性作為解決途徑的嗎？（接封底裡）